

##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

# 目 录

## 内 容 提 要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作的 历史背景 .....	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正文提 要 .....	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释 .....	46

## 注 释

### 1888 年单行本序言

1. 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 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 付印（第3页） .....	64
2. 德国的古典哲学（第3页） .....	65
3. 黑格尔（第3页） .....	66
4. 费尔巴哈（第3页） .....	67
5. 施达克（第4页） .....	67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6. 这终究是德国准备 1848 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 1848 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第 5 页）……68
7. 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第 5 页）……69
8. 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个人在 1833 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第 5—6 页）……70
9.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第 6 页）……70
10. 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第 6 页）……71
11. 君主制（第 6 页）……72
12. 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第 6—7 页）……73
13. 它也有保守的方面（第 8 页）……73
14. 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第 8 页）……74
15. 《法哲学》（第 9 页）……75
16. 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第 10 页）……76

17. 精神现象学 (第 10 页) .....	77
18. 逻辑学 (第 10 页) .....	78
19. 自然哲学 (第 10 页) .....	79
20. 精神哲学 (第 10 页) .....	80
21. 在一切哲学家那里, 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 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 即克服一 切矛盾的需要 (第 10 页) .....	81
22. 到了 1840 年, 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 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 (第 12 页) .....	82
23. 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 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 (第 12 页) .....	83
24. 施蒂纳……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压倒了至上的 “自我意识” (第 12 页) .....	84
25. 巴枯宁 (第 12 页) .....	85
26. 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 (第 12 页) .....	86
27. 《基督教的本质》 (第 13 页) .....	86
28. 《神圣家族》 (第 13 页) .....	87
29. “真正的社会主义”, 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 点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 (第 13 页) .....	88

## 二

30. 灵魂不死的观念, ……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 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 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 (第 15 页) .....	89
31. 在人们的头脑中, 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第 15 页) .....	90

32.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第 15 页) .....91
33. 在哲学家那里, 例如在黑格尔那里, 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 (第 15 页) .....92
34. 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 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 .....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 (第 16 页) .....92
35. 休谟 (第 16 页) .....93
36. 康德 (第 16 页) .....94
37. 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 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 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 他都说了; 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 西, 与其说是深刻的, 不如说是机智的 (第 16 页) .....95
38.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 (第 17 页) .....97
39. 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 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 (第 17 页) .....97
40. 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 (第 17 页) .....99
41. 泛神论 (第 17 页) ..... 100
42. 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第 17 页) ..... 101
43. “在我看来, 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 但是, 我认为它不是象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那样, 不是象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样, 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 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 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第 18 页) ..... 101
44. 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

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第 19 页)……	103
45. 燃素说 (第 19 页)……	104
46. 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 (第 19 页) ……	105
47. 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 (第 19 页)……	105
48. 歌德和拉马克 (第 20 页) ……	106
49. 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 (第 20 页)……	107
50. 达尔文 (第 21 页)……	108
51. “先验的唯心主义” (第 22 页) ……	109
52. 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第 22 页) ……	110
53. 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 (第 22—23 页) ……	111
54. 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 (第 23 页) ……	112
55. 狄德罗 (第 23 页)……	113
56. 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第 24 页)……	114

### 三

57. “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 (第 24 页) ……	115
58. 在法国，在 1793 年到 1798 年这个期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 (第 25 页) ……	115

59. 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 (第 25 页) .....	116
60. 哲人之石的炼金术 (第 25 页) .....	117
61. 柯普和拜特洛 (第 25 页) .....	117
62. 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第26页)··	118
63. 在日耳曼人那里, 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 的罗马世界帝国, 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 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 这种情 形就发生了 (第 26 页) .....	120
64. 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 这种宗教色彩, 对具有 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来说, 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 放斗争的最初阶段, 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 止 (第 26 页) .....	121
65. 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第 26 页).....	122
66. 对历史上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 特别是在德 国, 也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 (第 26 页).....	123
67. 在黑格尔那里,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 的形式 (第 28 页).....	124
68. 拉达曼 (第 30 页).....	125

#### 四

69. 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以后, 就只 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 (第 32 页).....	125
70. 蒲鲁东 (第 32 页).....	126
71. 约瑟夫·狄慈根 (第 34 页) .....	126



72. 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第39页）…… 127
73. 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第39页）…… 128
74. 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第40页）…… 129
75. 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第40页）…… 130
76. 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第40—41页）…… 131
77. 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第41页）…… 132
78. 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第42页）…… 133
79. 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第43页）…… 134
80. 普通法（第43页）…… 135
81. 普鲁士国家法（第43页）…… 136
82. 法兰西民法典（第43页）…… 136
83. 阿庇安（第44页）…… 137

84. 公法和私法 (第 44 页) .....	133
85. 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 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 同样, 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 (第 44 页) .....	133
86. 新的世界宗教, 即基督教, 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第 46 页) .....	139
87. 封建教阶制 (第 46 页) .....	140
88. 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 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 (第 46 页) .....	141
89. 法国人加尔文, 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 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 (第 47 页) .....	142
90. 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 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 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 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 (第 47 页) .....	143
91. 比埃尔·培尔 (第 47 页) .....	144
92. 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 (第 47 页) .....	144
93. 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 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 (第 47—48 页) .....	145
94. 这样, 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 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 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 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 即逻辑和辩证法 (第 48 页) .....	146

# 内 容 提 要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作的历史背景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伟大著作。这部著作写于1886年，最初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上。1888年，恩格斯进一步作了修改，写了序言，并把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附录，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在单行本序言中，恩格斯对这本书的写作原因，作了扼要的说明。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以批判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形式作过专门的阐述。但这本书由于反动当局和出版商的阻挠，未能及时出版。在此以后的四十多年，对于黑格尔的哲学，他们在不少著作中论述过，但恩格斯认为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正如恩格斯所说：“**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第3页）<sup>①</sup>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阐述自己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的愿

① 本书中的引文出处凡未注书名的，都是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单行本的页码。

望,就长期未能很好实现。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进一步蓬勃高涨,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这期间,通过同资产阶级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第3页)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世界阶级矛盾的发展,哲学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也日益激烈。德国资产阶级热衷于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活动,已完全丧失了过去那种理论上的研究兴趣。它为了维护自己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竟然把早已破产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各种废物改头换面,在所谓“新”哲学的幌子下重新搬了出来。

在当时德国思想界,存在着许多折衷主义的流派,其中影响最大最坏的是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者把黑格尔当作“死狗”丢在一边,在“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下,排除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发展了他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到处兜售以实现某种抽象道德观念为目标的反动的“伦理社会主义”。他们用康德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污蔑马克思主义哲学抄袭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企图混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他们歪曲自然科学,在大学和科学界以哲学名义施舍出来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给理论思维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和混乱,严重地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十分讨厌。恩格斯对这个反动流派极端鄙视,称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不肖子孙。为了反对这种“时髦哲学”,恩格斯甚至认为在英国、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德国古典哲学有点复活的样子,一些哲学家转向黑格尔,也比重复康德主义

的旧错误是要好一些的。“因为他希望这位大唯心主义者和  
大辩证论者能帮助人们看出浅薄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  
谬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单行本，第  
339页）

当时，新康德主义这种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已经渗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机会主义，  
适应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需要，把这种反动哲学作  
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向资产阶  
级的改良主义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宣扬形而上学的庸俗进化论，反对革命的辩证法；宣扬资  
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迷  
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背  
叛了马克思主义。

因此，彻底批判新康德主义，批判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  
义，提高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当时国际无  
产阶级所面临的重要任务。适应着这一革命斗争的需要，恩  
格斯认为，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阐述“我们  
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  
同它脱离”，（第4页）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当《新时代》杂志  
编辑部邀请恩格斯写一篇文章，评论丹麦哲学家施达克的《路  
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时，恩格斯便借此机会写了《路德维  
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伟大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分析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  
学，概述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  
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  
唯心史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

系和区别，深刻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曾经指出：“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社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结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对于我们树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彻底批判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正文提要**

### —

这一章主要阐述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实质，揭示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分析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体系同辩证法之间的矛盾，概述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出现的意义。

## 一、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实质

(第5页第1段—第6页第1段)

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各种哲学总是反映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恩格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实质。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当时德国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但封建制度仍占着统治地位,小邦割据,全国四分五裂,在经济上、政治上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虽然对封建专制怀有不满情绪,有一定的革命要求,但同法国资产阶级相比,却表现得十分软弱和怯懦,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中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更使它胆战心惊。所以,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不是同人民结成联盟去反对封建贵族,而是同封建贵族勾结起来反对人民,它想依靠封建王朝自上而下对地主经济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最终体系”的黑格尔哲学,就是这种既想革命又想妥协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第5页)德国哲学革命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使辩证法得到了充分发展,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为行将到来的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但是,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革命因素,是被深深地埋藏在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的。黑格尔竭力为反动的普鲁士专制制度辩护,公开宣称自己的哲学“是为国家服务的”,并用他的唯心主义直接反对法国的唯



物主义。因此，黑格尔不仅没有象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那样遭到迫害，而且还被普鲁士政府招聘为柏林大学的教授，他的哲学被抬高到国家哲学的地位。当时无论是赞赏它的德国政府，还是反对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没有发现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质，而德国诗人海涅却觉察到了。1833年，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称黑格尔是完成了德国哲学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认为德国经过哲学革命后，将会发生巨大的政治变革。

## 二、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第6页第2段—第8页第2段）

恩格斯首先以黑格尔关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哲学命题为例，分析了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的这一命题，是1821年在《法哲学》序言里首次提出的，后来在《小逻辑》导言中又作了发挥。他的这一命题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显然是为当时的普鲁士专制制度服务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并不是任何现存的东西都是无条件地现实的，合理的。“存在还不是现实的”。现实的东西是指具有必然性，符合发展规律的东西。反过来说，只有具有必然性、符合规律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理的。同时，黑格尔认为现实性也不是任何一个事物永远固有的属性。在发展过程中，一切现实的事物都会因丧失其必然性，而变成不现实的、不合理的东西，因而一定会衰亡下去；而具有必然性、富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不管它在初期是何等的弱小，它终归是不可战胜的，迟早要取代衰亡中的现实事物。这样一来，按照这种关于

事物都是永恒发展变化的辩证法的合理思想，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这就是说，黑格尔本来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是应该永远存在的；他想以此论证普鲁士君主专制是合理的，是应该永世常存的。可是，既然一切事物都经历着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那么，普鲁士国家也只有在它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才是现实的，合理的。而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腐朽的普鲁士国家制度已经失去这种存在权利，因而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就是非常现实和合理的事情了。如果说它还继续存在，那只能用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来说明。

译美 因故世日唯物主义之坛也 世 止相二了同故与

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第8页)当然,辩证法也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稳定性,或保守性,但这是相对的;而它们的变动性,或革命性,则是绝对的。在这里,恩格斯精辟地概括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即关于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关于辩证哲学是客观过程在头脑中的反映的思想,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的思想。

### 三、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的矛盾

(第8页第3段—第11页第1段)

关于社会历史和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无止境发展的思想,是恩格斯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作出的革命结论。黑格尔本人并没有从他的辩证法中明确作出这种革命的结论。恩格斯指出,这是由于他的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造成的。

黑格尔认为,辩证发展的主体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的某种神秘的“绝对精神”,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不过是“绝对精神”的产物。他把“绝对精神”的发展依次分成了三个基本阶段,即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在逻辑阶段,“绝对精神”作为纯粹的逻辑范畴,经过一系列概念的过渡和推演而达到“绝对观念”。然后,“绝对观念”越出纯粹思维的范围转化为自然界。当自然界出现人之后,“绝对精神”就开始回复到自身,即重新作为精神体现为人类社会。在精神阶段,再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绝对精神”的全部内容就以哲学的形式得到了最彻底的实现,发展也就到此完结。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对于“绝对精神”这种自我发展过程的详细描述。

由此可见,黑格尔的体系从“绝对精神”开始,经过漫长曲

折的发展过程,最后又回复到“绝对精神”本身,它是一个头尾相接的封闭的圆圈。这样一来,他这种形而上学的、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就同他的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发生了矛盾:

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切事物都是处在永无止境的发展之中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东西;而黑格尔却把运动变化仅仅限制在精神领域,在他看来,物质自然界在时间上则是僵死不变的,它只是在空间中一个挨一个地展示自己的多样性。

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根本不存在什么永恒合理的社会制度;而黑格尔却认为,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国家就是“绝对精神”在社会历史中的最高体现,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点,是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是根本不需要任何革命改造的。

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人类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无限的前进过程,是永远不能穷尽绝对真理的;而黑格尔却公开宣称,他的哲学已经完成了“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是最后的“绝对真理”,是全部哲学史发展的顶峰,是人类认识的极限。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占主导地位,而革命的辩证法是从属于体系的。因此,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第9页)非常革命的思维方法竟然得出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任何哲学总是为一定的社会阶级利益服务的。黑格尔哲学的这种矛盾,主要是由黑格尔的保守的、怯懦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

最后,恩格斯根据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指出

对它应采取的科学态度，阐明黑格尔哲学是旧哲学的终结。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是唯心的，保守的。但是，它涉及了极其广阔的领域，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对黑格尔哲学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决不能把它的辩证法同唯心主义体系一起扔掉，而应该是剥去它的神秘外壳，发现其辩证法的珍宝。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以往一切哲学家，从解决一切矛盾、说明一切现象的主观愿望出发，总是企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实际上，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这种永远也达不到的所谓最后的“绝对真理”体系当作“暂时性的东西”撇在一边，而应“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第11页）

黑格尔的哲学，一方面概括了以往哲学的全部发展，它那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是旧哲学发展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是所谓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另一方面，它的辩证法又不自觉地为人们摆脱他的体系，从而正确地认识世界指出了道路。正由于黑格尔哲学包含着这种“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1年单行本，第22页）因此恩格斯说，黑格尔哲学体系是一次巨大的流产，而且随着它的流产，过去那种凌驾于其它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也就“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第11页）从此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一切旧哲学，就走上了穷途末路；它们的所谓“绝对真理”体系，也就最终被抛弃了。

#### 四、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费尔巴哈

##### 唯物主义出现的意义

(第11页第2段—第14页第3段)

黑格尔哲学当时在德国影响很大，特别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普鲁士专制政府疯狂镇压民主革命运动反动时期，黑格尔主义在思想界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几乎渗透到各种科学文化领域。但是，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第11页)这时，德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突出，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当时，各种政治力量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利用黑格尔哲学，政治上保守的人重视黑格尔的体系；政治上比较激进的人则注重黑格尔的方法。到了三十年代末，黑格尔学派就明显地分裂成两派：“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前者站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保守派立场上，因袭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抛弃了他的辩证法，并且用基督教的神学观点来解释黑格尔哲学；后者则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上，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批判黑格尔，并力图用它来反对为专制政体服务的宗教神学。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日渐成熟，特别是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后，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迫使青年黑格尔派逐步放弃了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超然态度，直接以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投入了反对宗教和普鲁士封建专制的斗争。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青年黑格尔派

内部又发生了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福音故事如何产生的争论；更重要的是，由于斗争的实际需要，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终于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走上了唯物主义道路。费尔巴哈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费尔巴哈的最大功绩，就是在唯心主义长期统治德国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1841年，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公开宣称，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人和思想的客观存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上帝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哲学范围内的宗教残余”。正当青年黑格尔分子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彷徨不定的时候，费尔巴哈这本书对他们起了一种解放作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费尔巴哈只是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抛在一边，并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哲学。正如恩格斯指出：“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第14页）而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其辩证法的合理部分，也即“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这一历史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轰轰烈烈的1848年革命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威力。费尔巴哈则由于被迫长期过着孤寂生活，他的哲学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以随着一切旧哲学被1848年革命的实践所抛弃，他本人也就很快被甩到时代后面去了。

在这一章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所谓最后的“绝对真理”的唯心主义体系，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及其革命意义，为我们今天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

学世界观提供了锐利武器。

刘少奇一类骗子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总是不择手段地歪曲唯物辩证法，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形而上学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加以绝对化。有时，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曲解成僵死不变的东西，公然否认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幌子，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有时，他们又变换手法，从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用“顶峰”、“绝对权威”等胡言乱语来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打着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他们两种手法，一个目的，就是要歪曲和篡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且针对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形而上学的歪曲，明确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转引自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同时又指出，凡权威都是相对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性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实践论》）毛主席还深刻地揭示了



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从根本上驳斥了任何把人的认识加以形而上学绝对化的企图。

## 二

在这一章里，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科学地区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批判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分析了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批判了施达克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错误。

### 一、论述哲学基本问题，批判 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第14页第4段—第17页第1段)

恩格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经典性地概括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第14页)这是根据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总结了人类认识发展史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哲学的基本问题，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水平和知识条件的限制，人们不了解身体构造和做梦现象，同时又把自然力人格化，即把它看作和人一样，有意志，有愿望，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因而形成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和神的观念。这时人们就开始在考虑“**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到了奴隶社会，产生了最初的哲学，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此便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贯穿于整个哲学的发展史。即使在欧洲中世纪直接为宗教

服务的经院哲学内部，唯实论和唯名论围绕着一般概念在先还是个别物体在先的问题所进行的争论，也没有离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十四、十五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进一步提高，哲学基本问题就以尖锐的形式向教会提出了挑战：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冲破了神学的束缚，从而获得直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就更全面了。

人类认识发展史清楚地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在长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对于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的高度概括。这个问题是人们在实际行动中普遍遇到的和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是确定任何一种哲学的基本方向和路线的根本问题，是每个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接着，恩格斯深入地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及其意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也即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恩格斯指出，哲学家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第15页）恩格斯的这个论断，是划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标准，是我们揭露一切唯心主义伪装、捍卫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的锐利武器。任何哲学，不是属于唯物主义路线，就是属于唯心主义路线，没有第三条路线。在哲学上企图

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以“超党派”自居，这往往是唯心主义为了掩盖其本质，玩弄折衷主义的一种骗人把戏。

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恩格斯指出：“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第16页）恩格斯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这里所指的，不仅包括所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而且包括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因为这些哲学家都想用自己的哲学去说明一切现象，解决一切矛盾，并希望人类在实践中把他的哲学原则实现出来。但是，对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理解，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思想的客观存在，思维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世界是可知的。他们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观点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辩证唯物主义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承认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而且强调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例如黑格尔，他既然认为现实世界是“绝对观念”的体现，那么在他看来，思维当然能够认识思想本身的产物即现实世界，并通过认识现实世界而认识“绝对观念”。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外化为物质，或者思维外化为存在，然后又返回到精神或思维，他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来解决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

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如休谟和康德，则否认认识世界的

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休谟断言,人类的认识不能越出感觉经验的范围,在感觉之外,我们不仅不知道事物本身是怎样的,而且也不知道它们是否真实地存在着。康德一方面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事物,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们只能认识“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感觉印象即“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批判了这种不可知论,但他们都不能真正驳倒它,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彻底粉碎了不可知论。

恩格斯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对不可知论作了彻底的批判。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第16—17页)恩格斯以煤焦油提炼茜素、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被证实的具体事例,说明实践是驳斥不可知论的最有力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只有尚未认识的东西,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尚未认识的东西,终究还是可以被认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不仅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而且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缺陷。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实现的根本变革。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遭到破产之后,新康德主义者和新休谟主义者企图重新复活它,这在科学上完全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

187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之流,已经提出了放弃党的最终目标,企图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眼前

的琐事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到九十年代，他们就公开鼓吹康德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和康德的“自在之物”一样的东西，是只可信仰而永远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恩格斯在这里对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的批判，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批判了伯恩斯坦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 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第17页第2段—第22页第2段)

恩格斯首先回顾了从十七世纪以来哲学发展的状况，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不是象一些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而“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第17页)在自然科学和工业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唯物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且也迫使唯心主义者不得不在自己的体系中加进一些现实生活的内容。这说明，哲学是由社会实践决定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恩格斯正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

费尔巴哈起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走向了唯物主义。他认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对超世界造物主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所属的物质世界是唯一现实的；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但总是物质的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倒是物质的最高产物。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在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所以恩格斯说：

“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第18页)这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

可是,费尔巴哈由于不懂得社会实践对哲学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不懂得唯物主义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而错误地把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同这种世界观所表现的特殊形式,即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十九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混为一谈了。他特别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把意识也说成是物质的荒唐思想,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他由此拒绝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不敢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则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恩格斯指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基本局限性及其历史根源。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以下三个缺陷:(1)机械性。它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企图用纯粹力学的原因解释一切现象。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只有刚体力学比较发达,化学和生物学还处在幼稚的阶段。(2)形而上学性。它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发展中的物质;在它看来,物质的运动不过是简单的循环和重复。这也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状况分不开的。当时的自然科学尚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人们还不能对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作历史的考察,只是习惯于对既成事物作孤立、静止的研究。这反映到哲学上,就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3)历史唯心主义。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在反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片面地对中世纪作了全盘否定,抹煞了中世纪在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进步,把中世纪看作是历史的简单中断。这样,对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的合理看法

就不可能产生，历史被看作是供少数哲学家编造自己的思想体系时，随意用来说明其观点的例证和插图，是由个人意志所支配的偶然现象的堆积，完全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并没有克服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这些局限性。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费尔巴哈不得不长期住在穷乡僻壤，过着孤陋寡闻的生活，不能利用当时自然科学关于细胞、能量转化和达尔文进化论等三个决定性的发现，去克服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同时，他长期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现实阶级斗争，也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偏见，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仍然保持了唯心主义。

### 三、批判施达克混淆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义界限的错误

（第22页第3段—第24页第2段）

施达克不懂得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在别的意义上使用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结果造成了混乱。他错误地认为，费尔巴哈“相信人类的进步”，追求“理想的意图”，承认“理想的力量”，所以是个唯心主义者。恩格斯从唯心主义的确切含义、人类从事活动的特点和哲学史的事实等方面，批判了施达克的这种错误观点。指出，施达克离开哲学的基本问题，把“相信人类的进步”等说成是唯心主义，必然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第23页）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正是向资产阶级庸人的偏见，即把唯物主义歪曲为大吃大喝、贪得无厌，把唯心主义说成是信仰“美好世

界”的偏见，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就在于：“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并且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8、134页）列宁还突出地强调了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

毛主席在《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中，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和认识论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主席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光辉思想，并且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革命实践，为我们党制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系统地发展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竟然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他们鼓吹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谬论，否认精神的能动作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反对无产阶级政治



挂帅，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当这种谬论遭到批判以后，他们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又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宣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反对调查研究，反对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们竭力鼓吹并坚持“天赋”、“天资”、“天分”的观点，把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动理论基础。但是，随着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被粉碎，这些反动的谬论也同样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 三

在本章中，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宗教观和道德观，揭露了费尔巴哈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的本质，指出了他停留在唯心史观的原因。

#### 一、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宗教观

(第24页第3段—第27页第1段)

费尔巴哈曾经严厉地批判了基督教，正确地指出，上帝不过是人的特性的虚幻反映。但是，他并不主张废除宗教，而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企图建立一种所谓没有神的新宗教。费尔巴哈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心灵关系就是宗教，“心是宗教的本质”，性爱是宗教的最高形式。他把宗教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认为人类各个历史时期借以区别的标志是宗教的变迁，人类历史不过是宗教的变迁史。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这种错误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首先，恩格斯揭露了费尔巴哈把宗教和人的感情混为一

谈的错误及其唯心主义实质。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是同人类共存亡的社会现象；宗教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最终消失。从十一世纪市民文学产生以来，性爱几乎成了一切诗歌的主题，而宗教的社会地位却显著下降；基督教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摧毁，后来拿破仑去恢复时遇到抵抗和困难。这些历史事实也清楚地说明，宗教同人的感情关系并不是一个东西。费尔巴哈错误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看作宗教，其唯心主义本质就在于，他不是按照本来面貌去看待人们之间的感情关系，不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去解释感情关系，而是把人的感情神圣化为宗教。这就不仅割断了人的思想感情同物质的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掩盖了宗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抹煞了宗教是剥削阶级麻醉劳动人民的鸦片的反动本质。费尔巴哈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竟从语源学上找根据，借口“宗教”来源于拉丁文 *religare* 一词，其原意是联系的意思，牵强附会地硬把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说成是宗教。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第25页）费尔巴哈企图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无神的宗教，就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古代炼金术，这是十分荒谬的。

接着，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夸大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变迁作为社会历史分期的根据，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宗教的变迁史，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历史上，只是少数伟大的转折点才有宗教变迁相伴随。而这种宗教变迁，也只限于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

伊斯兰教。至于原始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它们只能存在于本部落和民族的狭隘范围内，而一旦部落和民族衰落，它们也就随之消失，根本谈不上什么变迁了。因此，不能把人类历史归结为宗教的变迁史。同时，这三种世界宗教之所以能伴随历史的转折，并且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完全是由于它们适应了一定阶级的政治需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条件决定的。即使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内，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革命运动带有宗教色彩的，也只是表现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最初阶段。因为当时宗教和神学在西欧国家还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就不得不利用宗教的形式，使革命运动披上宗教的外衣。而到了十八世纪，当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并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就抛弃了宗教的装饰，直接用资产阶级的法律观念和政治口号来动员、组织革命力量，“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第26页)这说明，不是宗教的变迁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宗教的变迁。

最后，恩格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指出，在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人的感情总是有阶级性的，根本就无所谓纯粹的人类感情，所以就没有理由再把这种超阶级的感情说成是宗教。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加以神圣化，那就抹煞了阶级对立的事实。同时，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把阶级斗争的历史歪曲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那就使人们“对历史上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成为不可能了。

## 二、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道德观

(第 27 页第 2 段—第 31 页第 3 段)

首先，恩格斯揭露了费尔巴哈道德观以人性论为出发点的唯心主义本质。费尔巴哈在反对宗教神学时，处处“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第 27 页)在比人们的两性关系更为重要、更为复杂的经济、政治等各种关系中，费尔巴哈只看到一个方面，即道德。同黑格尔的伦理学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显得十分肤浅和贫乏。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学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绝对观念”，就其形式看来，无疑是唯心的；但它的内容却是现实的，是研究人类社会中关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等一类实际问题的。费尔巴哈正相反，他把人作为自己伦理学的出发点。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就形式而言，当然是现实的；但他的伦理学的内容却是抽象的。因为费尔巴哈所说的人，脱离了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第 27 页)同时，在善与恶的问题上，黑格尔曾论述了善与恶的辩证关系，并且突出地强调了恶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本性生来就是“善”的，至于道德上的“恶”也即批判或否定力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连想都没有想到。当然，费尔巴哈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命题，如说皇宫中的人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不同，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等等，但是这些命题在他的伦理学里根本没有被利用，结果成了纯粹的空话。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把这种抽象的人、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抽象的“善”，一句话，把抽象的人性作为自己道德观的出发点，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接着，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道德观的基本准则。费尔巴哈认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追求幸福的欲望往往受到人们行为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的双重限制，要得到幸福，就必须正确地估计这两种后果。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节制，对人以爱，就成了费尔巴哈道德观的基本准则。这不过是一些贫瘠而空泛的说教。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准则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任何一个人要使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得到满足，就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种种物质条件。在各种剥削制度下，广大劳动群众从来没有这些物质条件，追求幸福的欲望就根本无法实现。所以，把追求幸福的欲望当作道德的基础，对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说，是一文不值的。同时，在阶级社会里，也根本不可能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在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领主之间，连口头上的平等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事实上的平等权利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平等权利在法律上被承认了，但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活条件控制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连勉强维持生活都很困难，他们那里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平等权利呢？“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第30页）

恩格斯还深刻地揭露了费尔巴哈道德观的阶级实质和反动性。指出，按照费尔巴哈道德准则的要求，资本主义的证券交易所就成了最高的道德殿堂。某个资本家带着追求幸福的

欲望来到证券交易所，由于他善于正确地估量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且也不因此妨碍别人具有追求幸福的同样欲望，那末，这个资本家投机获胜，就是执行了费尔巴哈的道德准则；如果他输了，那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可见，不管费尔巴哈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道德观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第31页）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费尔巴哈宣扬适用于一切人的“爱”，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第31页）他关于道德问题的所有说教，和他的以“爱”为核心的新宗教一样，实际上起着调和阶级矛盾，掩饰资本主义剥削，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反动作用。

最后，恩格斯在深刻揭露费尔巴哈道德观错误的同时，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道德问题上的一些基本观点。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反杜林论》，第91页）既然如此，那么道德观念总是具有历史性的，它总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费尔巴哈那种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一切情况的道德，事实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同时，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第31页）根本无所谓超阶级的、纯粹的道德，也没有什么超阶级的、纯粹的爱，有的只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费尔巴哈宣扬的那种把一切都联合起来的“爱”，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民的谎言而已。

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实际上也是

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鼓吹阶级合作，妄图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所谓“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党的反动观点的批判。

### 三、费尔巴哈停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原因

(第 31 页第 4 段—第 32 页第 2 段)

费尔巴哈反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宣扬唯物主义，在哲学的发展中曾作出了贡献。但是，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其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未能摆脱唯心史观的主要原因在于：(1)他立足于资产阶级人性论，不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费尔巴哈把自然界和人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出发点， he 把自己的哲学叫做“人本主义”。但是，在他那里，人纯粹是自然的生物学上的人，是超阶级的、超时代的纯粹抽象的人。他不是把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第 31 页)不是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也就不能真正了解人的社会本质。(2)从费尔巴哈本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说，当时德国反动当局对他的迫害，使他长期退入孤寂的生活，不了解 1848 年革命，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世界观未能得到改造。因而，他也就不可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第 32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在革命的实践中，发展了唯物主义并把它贯彻到历史领域中，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第 32 页)

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苏修头目叫嚷“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到处宣扬抽象的“人类之爱”的陈腐谬论，以掩盖其扩张侵略别国的罪行和对国内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本质。刘少奇一类骗子宣扬所谓“共同的人性”，胡说什么“党性就是人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剥削阶级道德是“极高的人类美德”，等等，妄图用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来改造我们的党。这些无耻的叛徒，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完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毛主席对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超阶级的道德观，都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又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论述，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于批判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 四

在本章中，恩格斯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 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部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矛盾论》）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第 32 页第 3 段—第 35 页第 1 段）

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费尔巴哈首先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决裂，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他仍然未能跳出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的圈子，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下半截”即在自然观方面是个唯物主义者，而“上半截”即在历史观方面是个唯心主义者。同时，他不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哲学，而是简单地把它抛在一边。因此，费尔巴哈哲学仍然

停留在旧唯物主义的水平。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批判地克服了黑格尔哲学，创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就在于：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从事实的内在联系来把握事实；“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第3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列宁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放在一边，而是把它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当做出发点。恩格斯曾经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反杜林论》，第2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的这些合理思想，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同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而是绝对概念的自我发展。他认为，绝对概念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而现存世界只是绝对概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黑格尔用头立地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倒转了过来，重新唯物地把人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把概念辩证法看做是对现实世界的辩证运

动的自觉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第34页)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表现上是不同的。外部世界的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必然性的形式、通过无数表面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而思维的规律是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的。但是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规律，遵循着辩证规律运动的，因为思维的规律是外部世界规律的反映。

恩格斯接着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及其实践意义。指出，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第34—35页)如果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思想出发，就能克服那种所谓“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形而上学的荒谬思想，就会意识到人类的认识由于受到所处的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永远不能穷尽绝对真理。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就能克服把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绝对化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就会懂得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懂得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

(第35页第2段—第37页第1段)

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产生的重要历史根源。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第35页)这种方法是从那种把自然界当做

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它把自然界分门别类,看做既成不变的事物,进行孤立的静止的研究。这在自然科学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必要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已经发展成为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它把各种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联系,系统地研究事物的发展变化。这时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形而上学的丧钟。

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细胞、能量转化和达尔文进化论等三大发现,使人类对自然过程相互联系的认识获得飞跃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揭示了三大发现的真正的哲学意义在于,这些科学发现证明了世界只是一个统一的物质世界,自然界各个领域是互相联系、发展变化的,自然界的一切运动是由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不断转化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就使自然观发生了根本变革,从而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此以后,那种用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发现的现实联系、用主观的臆测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的“自然哲学”,便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障碍而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第37页)

列宁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 and 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深刻地论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光辉思想。

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系统地论证和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明确指出:“对立统

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伟大思想，就是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的科学概括。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一类骗子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大肆鼓吹“矛盾调和论”、“合二而一论”，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我们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锐利武器，就能够彻底批判他们的这些反革命谬论。

## 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一）社会历史发展是有客观规律性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37页第2段—第40页第2段）

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任务。过去的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把社会历史看做是个别英雄人物的理想的实现，或者是“绝对观念”的实现，而根本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因此，要清除唯心

史观所造成的混乱，创立科学的历史观，“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第 37 页）

恩格斯分析了社会发展史同自然发展史的不同点和共同点。它们不同的是：自然界除开人类的反作用之外，便完全是在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相互作用中发展的；而人类社会却离不开人的活动，完全是在人们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中发展的。但是社会发展同自然界发展一样，都是在无数的表面偶然性中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这是因为在社会领域内，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无数的个别期望和行动彼此冲突，互相矛盾，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完全相似的状况。这里的问题只是在于通过这种偶然性去发现内部隐蔽着的一般规律。

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要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研究在人们的动机背后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旧唯物主义把历史人物行动的动机这种精神动力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它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成为历史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虽然认为还有决定动机的动力，但他不是在历史本身中去寻找这种动力，而是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第 39 页）把“绝对精神”当作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绝对精神”不过是“上帝”的代名词，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仅要研究人们的动机，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动机去进一步研究引起动机的动力。

社会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恩格斯指出，研究人们动机背后的动力，就是要研究广大群

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的动机的动力，研究那些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动机的动力。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是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主体，而领袖人物只有当他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时，才能对历史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通过研究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反映在人民群众及其领袖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力，即社会经济条件，就可以引导我们去发现和掌握那些在社会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客观规律。

恩格斯通过以上的论述，给我们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及发现这些规律的正确途径。正如列宁所说：“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这是颠扑不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真理，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

刘少奇一类骗子大肆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把历史歪曲为帝王将相的“政变”史，阴谋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当他们的阴谋被揭穿、被批判时，他们又抛出所谓“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用诡辩手法，继续坚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这种谬论把英雄和群众说成是两种独立

并行的推动历史的动力，这完全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他们极端仇视人民群众，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实际上就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一小撮剥削阶级代表人物。

(二)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第40页第3段—第42页第1段)

恩格斯分析了发现社会发展规律的时代条件，阐明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十八世纪末采用大工业以来，尤其是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使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非常简单化了，为人们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及其规律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资产阶级的一些历史学家就已经感觉到，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中心，并对这两个阶级的斗争作过初步分析和论述。从1830年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鲜明和尖锐化。恩格斯指出，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第4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阐明，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过去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经济关系决定于政治暴力，这就颠倒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因而不能正确回答阶级是怎样产生的。恩格斯指出，阶级的产生和发



展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阶级斗争首先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第41页）恩格斯以英、法等国的历史为例说明，由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发展，资产阶级代表新的生产力起来冲破封建的旧生产关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同样，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发展，无产阶级代表新的生产力必然起来消灭资本主义的旧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里，生产方式的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推动着社会的前进。

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矛盾论》）又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主席这些论述深刻地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根本原理，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驳斥了一切抹煞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

### （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第42页第2段—第48页第2段）

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等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

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尽管要采取政治斗争的形式,但归根到底是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有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既然社会经济关系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那么经济关系便是被国家决定的。这种观点只是看到问题的形式方面。其实,国家的愿望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统治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第42页)

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私法更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第43页)恩格斯以英、德、法等国各个时期的民法为例说明,虽然它们都沿用了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法律的旧形式,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确认。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不同,决定这些国家的民法也采取了很不相同的形式。英国民法受到十七世纪革命不彻底的影响,使它在本国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基础上赋予了资产阶级的新内容。西欧大陆各国民法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但在半封建的德意志国家,采用了贬低或曲解罗马法的“普通法”和“普鲁士国家法”的坏形式;而在经过了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却运用罗马法创造了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典即《法兰西民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第43页)

恩格斯揭露了在国家和法问题上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

源,并说明,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等意识形态,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第43页)这种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指的是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愿望或意志力量,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或意志力量。这就是说,国家既是作为阶级统治的物质力量,也是作为阶级统治的精神力量。同时,阶级斗争必然要发展成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于是对这一政治斗争同经济基础联系的认识便日益模糊起来。而国家一旦成为对社会的独立力量,在剥削阶级的政治家和法学家那里,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也就变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领域,各有独立的历史发展,因而法律的演变也被看做是法律观念的演变。恩格斯在批判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时曾经指出:“**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

哲学和宗教是比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更高的即离经济基础更远的意识形态。恩格斯指出,社会经济条件是通过国家和政治法律等中间环节而对哲学和宗教发生作用的。由于国家和政治法律看起来日益变成对社会的独立力量,哲学、宗教同社会经济条件的联系也就愈来愈弄得混乱和模糊了。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尽管表面上看来如此,这一联系无疑是存在的;归根到底,经济基础对这些意识形态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新觉醒的哲学,并不是古代奴隶社会哲学的简单复活,而是在城市工商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

种新兴资产阶级哲学，是在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过程中的产物。

恩格斯通过对宗教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分析，全面地说明了宗教对经济关系的从属性。“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第45页）到罗马世界帝国时代，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帝国领土的扩张，旧有的多神教和民族神便被新的世界基督教所代替，而基督教本身也变成了适合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发展需要的国教形式。同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发展相适应，基督教也形成一种具有封建教阶制的宗教。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需要，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基督教被改革成为资产阶级化的宗教，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到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形态，在法国进行了第一次完全抛开宗教外衣的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这说明，基督教已经再也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识形态外衣，“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第47页）

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思想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第48页）资产阶级思想家以为他们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这些材料不是从他们自己的思想中，就是从他们的先辈的思想中得出的，因而似乎都是以思想为基础的了。然而这不过

是虚假的表面的基础。“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第45页）

---

恩格斯在本章的最后（第48页第3段），概括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第48页）从此，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从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中最终被驱逐出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哲学本身获得了真正的科学性质。恩格斯指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第48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已获得的全部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锐利武器。

恩格斯在这一章里详细分析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个基本原理后来曾被修正主义者歪曲为：经济基础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而上层建筑只是一些消极的因素。恩格斯对此曾经给予驳斥：“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

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毛主席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矛盾论》)毛主席这个极为重要的科学论断，是我们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之间关系的指针。这个理论，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锐利武器。

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时而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时而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推行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国内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我们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识破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伪装，抓住其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把他们的反动谬论批深批透。

\* \* \*

在结束语中，恩格斯通过对1848年革命后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待理论的不同态度的论述，指出哲学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的，阐明了哲学的党性。

德国在1848年革命以后，怯懦的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妥协，逐渐地爬上统治地位。从此，德国资产阶级热衷于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活动，丧失了过去那种理论上的科学研究的兴

趣。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庸俗浅薄的折衷主义和唯利是图的市侩思想。这种资产阶级思潮的代表都变成了德国的官方哲学家，而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

**“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第48页）当时只是在工人阶级中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第49页）资产阶级的党性是同科学性背道而驰的，而工人阶级的党性则同科学性完全一致。工人阶级把理论建筑在革命的实践上，**“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第49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党性，它一开始就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拥护。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转引自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毛主席这一指示，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少数人的哲学，不是书斋哲学，而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广大人民群众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实际的哲学。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并把它作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尖锐武器，作为批判修正主义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尖锐武器。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释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面简称《提纲》)是1845年春天写的。1888年经过恩格斯整理,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第一次发表。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著名的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1838年开始的英国工人参加的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日益尖锐。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来指导革命斗争。适应这个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前人的思想成果,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当时,在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唯物主义在德国先进分子中间占据了优势。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并没有摆脱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的不是简单重复旧唯物主义的东西,而是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中强调辩证法,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并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历史。马克思的这个《提纲》,是为了批判费尔巴哈在理论上的错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供进一步研究而写的笔记。

马克思在《提纲》中，通过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为进一步系统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所以恩格斯高度评价《提纲》说：“**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第4页）

马克思着重强调了社会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强调了哲学的阶级性，这个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提纲》的始终。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点的精辟概括，也是我们学习马克思的《提纲》的指导思想。

《提纲》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光辉哲学著作，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展了《提纲》的思想。

下面，我们把《提纲》分为三个部分，逐条作些简要的解释。

## 第一部分

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一、二条中，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批判旧唯物主义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指出一切旧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的直观性,不了解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阐明了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一根本观点。

## 第 一 条

这一条,主要是批判旧唯物主义离开人的社会实践,消极地单凭感性直观认识事物的错误。它包括三层意思:

第一,揭露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们只把客观世界看成认识的对象,而不是首先把它看成实践的对象、改造的对象,把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完全割裂开来,看成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旧唯物主义把认识的对象看成是客观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是对的。但它“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在费尔巴哈的著作里,“事物、现实、感性”三个词说的是一回事,就是指能够被人感觉到的客观事物、客观世界,也包括客观存在着的人。费尔巴哈对事物只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就是说,把事物、人、现实社会等等当作同人的实践活动毫无联系的纯客观的对象去理解,或者离开实践把人本身只看成是用消极的感性直观去认识对象的感受主体,对对象无所作为。他对事物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他不是把现实事物当作实践的对象,并在实践过程中有目的地能动地去改造它和理解它。马克思上面批判旧唯物主义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旧唯物主义把实践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排除出去,因此,它把人对客观世界的关系只看作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不看

作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旧唯物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人是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去认识世界，不懂得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批判费尔巴哈把人的认识看作离开人类生产实践而对事物进行消极直观的**错误时指出，改造世界的“这种活动、这种继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50页）

第二，指出旧唯物主义把认识看成是消极直观的反映，忽视了认识的能动性。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认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论持久战》）而旧唯物主义抹煞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结果能动的方面竟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不过，“**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唯心主义是在断定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这个前提下，片面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错误地把思想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基础。在它看来，人的能动性是人的意识活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所以马克思说，能动性只是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第三，批判费尔巴哈对于实践的**错误看法**。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这就是说，费尔巴哈坚决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反对把神秘的绝对观念这种“思想客体”作为研究对象，主张把自然界和人这种“感性客体”作

为研究对象，这当然是对的，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不是把人的活动看作改造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而是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他不是把人的活动看作社会实践活动，而是看作单个人的活动；他不是把人的活动看作革命的实践活动，而是看作犹太人的利己主义活动。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说：“直到今天，犹太人还不<sub>变</sub>其特性。他们的原则，他们的上帝，乃是最实践的处世原则，是利己主义，……”他不能把认识和实践联系起来，所以马克思说：“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总之，马克思在这一条中强调了实践的意义，阐明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人和周围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地割裂这种关系、否定实践活动的意义的错误观点。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深刻地揭露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的根本缺陷，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同时还总结了我们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路线斗争的经验，深刻地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 第 二 条

在这一条中，马克思把实践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切唯心主义者都不承认有客观真理。有些唯心主义者把是否清楚明晰、不自相矛盾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些唯

心主义者把是否对我有用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都不能正确解决真理的标准问题。费尔巴哈虽然承认有客观真理，但由于他不懂得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就把“不证自明”、“一目了然”的直观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唯一标准，乃是直观”。（《未来哲学原理》）他还声明真理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直观，只有观念在社会上被大家所接受才是真理。很显然，费尔巴哈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就是说，人的思维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对象，这个问题不能在思维的或理论的范围內解决，而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解决。

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就是说，人们应该在社会实践中去证明自己的思维能够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自己的思维具有正确认识客观现实事物的能力，并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主观见之于客观，使我们的正确思维起到改造现实世界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思维的此岸性”，是借用康德的一个哲学术语。康德承认有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但是，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达到“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所引起的“现象”。这就是康德所谓的思维的此岸性。他认为“自在之物”处在远离现实世界的彼岸，是人的思维永远无法达到的。换句话说，康德认为人的思维只能停留在“现象”的此岸，而不能达到彼岸，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客观世界根本无所谓彼岸，他在这里借用“此岸性”一词，只是为了说明思维能够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不

可认识的，康德等人的不可知论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是说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离开实践去争论思维是否能正确反映现实，就如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只能是烦琐无聊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阐明了“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批判了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和主观真理论。

毛主席在《实践论》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主席还深刻地阐述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这些论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粉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锐利武器。

## 第二部分

马克思在第三条至第九条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揭露了它的认识论根源，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

### 第 三 条

这一条是对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人和环境、教育相互关系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这些唯物主义者主要是指十八世纪法国的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人，以及继承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学说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费尔巴哈也有这样的观点。这种学说不能正确解决环境如何改变、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又从何而来的问题。所以马克思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他们这种学说看到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作用，这一点是对的。但他们把环境和教育的作用片面夸大，否认了环境的形成和改变正是通过人的革命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否认了教育者本人也是要接受教育的。同时，他们所说的环境并不是社会经济关系，主要指的是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而这些上层建筑又是人的理性、意见决定的。那么真正的理性和正义的发现又靠谁呢？意见是由谁决定的呢？他们认为要靠个别的天才人物、立法者、统治者等等，而广大群众则是无能为力的。这些天才人物和统治者是天生的教育者，而广大群众则是天生的被教育者。所以马克思指出：“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1771—1858）认为，人民群众没有能力解放自己，必须依靠天才人物的拯救。他制定了一套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大力宣传这种理论，并进行了一系列示范性的试验，企图以此来说服统治阶级，达到自上而下地和平

改造社会的目的。结果他的这些空想都成了泡影。欧文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都不把环境的改变看成是革命实践的结果，而是看作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果。他们认为，人的性格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而社会环境又是由人的理性决定的。于是，他们就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用实践观点正确地解决了人同环境、教育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就是说，环境改变的过程，也正是人的革命实践活动的过程。人们在改变环境的实践中，同时又改造人们本身，既教育别人，又教育自己。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统一的基础就是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阐述了这个观点，指出：“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须，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教导我们党的干部要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革命实践中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既要做群众的先生，又要做群众的学生，要做好群众的先生，首先要做好群众的学生，等等。

#### 第 四 条

这一条是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分析和批判，指出了产生



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费尔巴哈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即世界被宗教分裂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宗教的、想象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致力于给宗教世界找到它的世俗基础。比如费尔巴哈认为，人们把自己的本质、品德、形象、生活等从人身上分离出去，并把它从地上搬到天上，从而创造了上帝，创造了宗教。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而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他说：“上帝的一切特性只是从人那里来的。”（《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人间世界，揭穿了宗教的神秘外衣，在当时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进一步分析“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因而也就不能找到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真正途径。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这个问题上，只做了一部分工作，而主要的事情却没有做。

马克思阐明了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途径。指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人类社会之所以从本身中产生出宗教来，是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水平很低，人们把自然力加以神圣化，从而产生了最初的宗教。特别是因为后来人类社会本身分裂为阶级，出现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剥削阶级为了剥削和压迫人民，需要用宗教来麻醉被剥削阶级；而被剥削阶级在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力量时，就只好把自己的希望和幸福寄托于来世，寄托于上帝。这就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阶级本质。因此，要消灭宗教，就首先要改造产生宗教的世俗基础。“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

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这就是说，首先要从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去理解，然后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改造人类社会，消灭阶级，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在这一条的最后，进一步说明了上述思想。他说：“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这里所谓神圣家族，是指由圣父（圣约瑟）、圣母（玛利亚）、圣子（耶稣）以及其它诸神构成的宗教世界。费尔巴哈把这种神圣家族归结为人间世界，指出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它是人间世界的虚幻反映。这是对的。但是不能到此为止。所以马克思强调，应当在理论上批判和揭露人类社会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即阶级剥削制度，并且通过革命实践去改造人类社会，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才能消灭宗教。

## 第 五 条

这一条揭示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费尔巴哈不满意象黑格尔那样研究抽象的思维，强调研究自然界和人，“诉诸感性的直观”。这表明他在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从唯心主义返回到了唯物主义。但是，他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而是把它看作对自然界和人的消极、被动的直观，象照镜子一样的反映。这样，他对自然界和人的认识仍然是抽象的、空洞的，他“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第31页）由于他不把人看作是实践着的人，因此他看到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作用，但看不到人对环境

和教育的反作用；他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基础，但不能对世俗基础本身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正确阐明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途径；他把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不了解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

## 第 六 条

这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看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他所说的人和人的本质都是抽象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这个著名论断，批判了那种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属性的错误看法，指出作为现实的人，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生产实践中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结成一定的政治的、思想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的总和决定了人的本质。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人的本质就是阶级的本质，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抽象的人的本质。

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对人的本质作了抽象的理解，所以必然导致两种结果：第一，“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所谓宗教感情，在费尔巴哈看来，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理智、意志、感情等等，就是人的友谊和爱情，也就是人的本质。为了证明这一点，费尔巴哈又假定出一个能够代表人类这种抽象本质的标本，即“人类个体”。他所假定的这个“人”是抽象的、孤立的，不属于任何社会，也不属于任何阶级，除了抽象的理智、意志、感情和肉体之外，什么也没

有。这是他的唯心史观的表现。

第二，“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费尔巴哈说：“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呢？在人中间构成类，构成真正的人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理性、意志、心情……”（《基督教的本质》）。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某种“共同性”，这实际上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理解人的本质。在他看来，人与一般动物之所以不同，只不过是因为它具有理性、意志、感情等共同性而已。人类的这种“共同性”是“内在的”，即人生来在内心中就具有的，是不受任何社会历史条件决定和影响的；人类的这种“共同性”是“无声的”，即是抽象的、捉摸不定的；人类的这种“共同性”是“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即是人们在纯粹自然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特点，而不是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人们在这种共同的自然特性的基础上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类”。总之，费尔巴哈不理解人的社会本质，不能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宗教感情和人的本质，陷入了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

## 第七 条

这一条进一步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

由于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然的生理上的共同性，所以他就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也没有看到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总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是有阶级性的，宗教感情也不是

人生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的产物，总是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主席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人有什么“自然本质”，“优美的人性”等等，公然否认人的阶级性，这是同马克思主义观点根本对立的。

## 第 八 条

这一条运用实践的观点阐明社会生活的本质，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实践的活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离开了实践活动，社会生活就将停止，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社会意识，包括错误的、神秘的思想、理论，都是可以从社会实践中找到根源，得到说明。因此，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例如宗教理论是神秘的东西，但是可以在人的实践中，在对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中，揭破它们的神秘外衣。

## 第 九 条

这一条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

领域中的局限性，即不能认识社会的本质。

直观唯物主义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当然就不能正确把握社会的本质。它把人看作是孤立的、抽象的人，因而把社会看作是由许多孤立的个人的机械的总和。所以它“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个人的直观”。这里所谓“市民社会”，是借用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学者用以表达财产关系的一个术语，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阶级社会中的经济关系。所谓“对‘市民社会’的个人的直观”，是指直观唯物主义把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孤立的个人来观察，而不是作为社会的人、阶级的人来观察。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至多只能说明个人的动机、意识，而不能揭示产生这种动机、意识的社会经济根源；只能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偶然的个别事实的堆积，不能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看到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 第三部分

《提纲》的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总结了整个《提纲》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哲学发展中引起的革命变革：一方面它改变了哲学的阶级基础，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它改变了哲学的目的和使命，从解释世界的工具变成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 第十 条

这一条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阶级基础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这里所说的“‘市民’社会”，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市民”就是指资产阶级。这就是说，旧唯物主义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之上的，它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又说：“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里，“人类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只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算是真正的人类社会。这里所说的“人类”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指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句话说明了新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它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具有鲜明的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形形色色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之所以标榜自己是超党派的，无非是为了掩盖他们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的实质。

## 第十一条

这一条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一切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仅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家都没有正确解决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他们不懂得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不懂得革命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的物质力量的真理。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

**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页）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把哲学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结合起来，强调理论要与实践服务，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社会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了。



# 注 释

## 1888 年单行本序言

1. 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社，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第3页）

“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这本书初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曾加入“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由于他们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反对普鲁士封建制度和批判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便很快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6—38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阐述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对立的观点，于1845—1846年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指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批判了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观点，着重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这本书的手稿托人带到威斯特伐里亚,准备出版。但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挠和出版商的拒绝(因为那些出版商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派别的有关代表)而未能付印。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施坦之流,借口《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写完和不好理解,一直不给发表。1932年这本书才第一次出版。

## 2. 德国的古典哲学 (第3页)

这是指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创立开始,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到黑格尔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最终体系”。后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费尔巴哈,冲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仍然未跳出旧哲学的圈子。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

德国古典哲学,充分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向往革命而又怯懦的阶级特性。法国大革命前,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表现在康德哲学里,主要是调和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限制知识,为宗教信仰保留地盘。法国大革命后,因资产阶级更加胆怯,在黑格尔哲学里,则表现为革命的辩证方法同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最后得出了维护封建专制政体的反动政治结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随着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日渐成熟,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宣扬了唯物主义,但他在历史领域里仍然保持唯心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他们的哲学的合理部分,创立

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3. 黑格尔（第3页）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出生于斯图加特城的一个官僚家庭。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大学里任教,1818年被普鲁士政府聘为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后又任该校校长。他的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和《美学》等。

黑格尔哲学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发展。但是,黑格尔在其唯心主义哲学中,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种过程的内在联系。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同体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既想革命而又怯懦的阶级特性。

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是保守的、反动的。他认为,私有制是永恒合理的,神圣不可侵犯;剥削阶级的国家是“地上的神物”,“人们必须尊敬国家”。他主张君主立宪制,而又宣称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是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他把人类历史看成“世界精神”的过程,把个别伟人看作这种精神的“代理人”,污蔑人民群众“只是一群无定型的東西”。此外,他还鼓吹日尔曼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掠夺战争,等等。对黑格尔这些反动政治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进行过深刻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

#### 4. 费尔巴哈 (第3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出生于巴威利的一个律师家庭。1823年入海德堡大学研究神学,1824年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1828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厄兰根大学任教。由于他发表反对宗教神学的文章,于1836年被反动当局驱逐出大学讲坛,从此便隐居乡间,从事哲学著述活动。晚年曾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870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其主要著作有《论死和不朽的思想》、《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和《宗教的本质》等。

费尔巴哈原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他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思想代表,通过批判宗教神学和普鲁士官方哲学——黑格尔唯心主义,逐步转向唯物主义。他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在唯心主义长期统治德国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由于普鲁士反动政府对他的迫害,使他长期脱离现实斗争,过着孤陋寡闻的隐居生活,所以他始终未能摆脱十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世界观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

#### 5. 施达克 (第4页)

施达克(1858—1926),丹麦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折衷主义哲学家,议会议员,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曾著书反对过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1818—1881)关于古代社会史的进步观

点。1885年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他力图保护费尔巴哈，反对当时德国哲学界对费尔巴哈的攻击。但是，施达克不懂得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错误地认为，费尔巴哈“相信人类的进步”，追求“理想的意图”，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因而是个“唯心主义者”。对他这种错误观点，恩格斯进行了严肃批判。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一

**6. 这终究是德国准备 1848 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 1848 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第 5 页）**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在德国，封建贵族的专制和国内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从 1840 年起，开展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运动。各省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要求普鲁士国王实行代议制，颁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等，并反对发行公债和增税，对政府施加压力。在思想战线上，黑格尔学派走向解体，青年黑格尔派放弃了过去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超然态度，以激进的资产阶级哲学出现，直接投入了反对宗教和专制政府的斗争。1840 年至 1847 年底，德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极为活跃，是 1848 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准备时期。

1848年，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柏林、巴登、凡登堡和巴伐利亚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但资产阶级害怕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便同封建贵族妥协和勾结，使革命遭到失败。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德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为结束德国封建割据状态展开了斗争；1867年成立北德意志联邦，使德国统一前进了一步；1871年德国最终统一，设立帝国国会，颁布宪法，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德国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变革，都不过是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完成1848年革命未完成的任务罢了。

**7. 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第5页）**

十八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为了推翻封建制度，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对宗教神学和封建特权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猛烈地抨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一切为封建迷信辩护的伪科学；痛斥天主教会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僧侣教士是“狂徒”、“骗子”；公开指责封建专制国家残害生灵，专制暴君是民族的“灾星”，等等。因此，反动政府和教会对他们极端仇视，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例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由于尖锐抨击教会和封建专制而两次被监禁在巴士底狱（原为巴黎的一个城堡，后为国家监狱）中，后又驱逐出法国，在英国住过三年，他的著作被焚毁。唯物主义哲学家拉·

美特利(1709—1751),他的《人是机器》这部无神论著作,是被迫侨居荷兰时写作和出版的。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也因捍卫唯物主义思想和宣传激进的政治观点,被关进韦谢斯基城堡,他的著作也被反动政府烧毁。

**8. 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个人**  
**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第5—6页)**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思想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3年他和马克思相识,并在马克思影响下,写了《时代诗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反对普鲁士封建王朝的名著。

黑格尔哲学总的来说是保守的,但在他的著作中却相当频繁地迸发出辩证法的怒火,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赞赏黑格尔哲学的德国反动政府,还是反对它的、当时主张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没有发现;而眼光犀利的海涅却看到了。1833—1834年间,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指出,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是即将到来的德国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他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象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在德国,“只有在哲学完成之后才能过渡到政治革命”,革命力量正是通过哲学革命发展起来的。他称赞黑格尔是完成了德国哲学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1842年,他又把这种思想写在题为《教义》的一首诗里,把黑格尔哲学比作是催促人们起来革命的战鼓。

**9.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第6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1797—1840年的



普鲁士国王。1806—1807年，普鲁士在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战争中，因其腐朽落后而惨遭失败。在国内人民群众压力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被迫实行了某些民主改革。1815年拿破仑垮台后，普鲁士加入反动的神圣同盟。依仗奥国首相梅特涅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背弃自己过去关于实行立宪的诺言，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恩格斯曾说，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卷第552页）黑格尔竭力为当时普鲁士的反动制度辩护，因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没有觉察到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的革命因素，并且给了他的哲学以很高的地位。

#### **10. 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第6页）**

这是恩格斯为了说明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的革命意义所举的例子。

罗马共和国，是在古代意大利一个城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建立于公元前510年或509年。罗马共和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奴隶社会初期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伴随私有制产生的平民同贵族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同时，罗马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大庄园的形成，在多次对外战争中大批战俘奴隶涌入意大利，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昌盛。罗马共和国的产生和存在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因而是现实的，合理的。

但是，罗马共和国的存在并不是永远现实的，合理的。随着奴隶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当时，

被征伐的地中海沿岸各国人民不断起来反抗罗马贵族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公元前73年在意大利爆发的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直接动摇了罗马共和国的统治基础;此外,奴隶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长期战争,也大大削弱了他们的统治。这时,以城邦为基础的共和国已不能保障奴隶主的利益,也不适应罗马和各行省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于是奴隶主阶级就用军事独裁的君主专制政体取代了共和政体,于公元前27年成立了罗马帝国,从而加强了国内的集中统一,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罗马帝国排斥掉罗马共和国也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因而也是现实的,合理的。

这说明,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并不是事物在任何条件下永远固有的属性,事物只有在它符合必然性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才是现实的、合理的。

### **11. 君主制 (第6页)**

君主制是剥削阶级国家的一种统治形式,由君主(国王、皇帝、沙皇等)任国家元首。君主是终身的,并且一般是世袭的。君主制分专制君主制和有限君主制。

专制君主制即通常所称的君主制,又叫专制制度或专制政体。君主掌握全部国家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通常采取这种制度。法国的君主制,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以来,就是这种腐朽的专制君主制,它被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

有限君主制又可分为等级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等级君主制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政权形式,由等级代表会议

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君主立宪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政权形式,君主的权力受国家宪法一定程度的限制。

### 12. 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 (第6—7页)

黑格尔在杜宾根神学院学习期间(1788—1793),正处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他当时对这次革命抱着热情的欢迎态度,为了表示对法国革命者的同情和支持,他还同其他大学生一起,在城外的草坪上特地种了一棵“自由树”。后来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他还称颂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壮丽的日出”,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黑格尔欢迎法国大革命,主要因为这次革命的初期只是限制君权,反对暴政,这是同他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相吻合的。可是,他对法国人民用暴力推翻封建君主制,把法王路易十六押上断头台的革命行动,却抱着恐惧和憎恨态度。他公然污蔑人民群众的行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这充分暴露了他保守反动的剥削阶级立场。

### 13. 它也有保守的方面 (第8页)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辩证法的保守方面,是指辩证法关于承认事物发展的相对稳定性或静止状态的思想,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保守、落后。辩证法认为,人的认识和人类社会,以及世界上其它一切事物,由于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总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种运动变化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同时又认为,在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矛盾的特殊性,总是包含着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统一体尚未破裂而在一定的时间内和条件下,都表现出相对

的稳定性或静止状态。否认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不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或静止状态，是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否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性，那就抹杀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之间的区别，从而也就否认了认识事物的任何可能性。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两个方面。

**14. 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第8页）**

预言地球末日的自然科学，当时恩格斯主要是指天文学方面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和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说。

康德和拉普拉斯（1749—1827）的星云说认为，太阳系起源于一种云雾状的星云物质。这种灼热的星云，在斥力作用下旋转，在引力作用下冷却凝聚，逐渐形成太阳和围绕它运行的水、金、地球、火、木、土等各种行星。行星冷却较快，中心天体太阳冷却最慢。当地球冷却到一定时候，就形成地壳，产生了各种生物，以至出现了人类。人类的产生、发展，越来越进步，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上升过程。同时，这个假说还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有限事物都是趋向灭亡的，都有一个尽头。太阳的热也在日益衰竭，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它将会冷却到不能维持地球上的任何生命，那时地球上也就没有人类了。这就是所谓人类历史的下降过程。

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还提到，康德“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作用的发现，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反杜林论》，第10页）康德的这个假说认为，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使

海洋的水发生涨潮和落潮，同地球表面发生摩擦，直接阻碍地球的自转速度。这种作用虽然是微小的，但久而久之，地球终将会变成和月球一样的死灭球体，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根据这两个假说，地球和整个太阳系都经历着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过程。这种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但是，地球这种人类可居性的末日和神学家们捏造的那种关于整个宇宙毁灭的“世界末日”的反动谬论是根本不同的。恩格斯指出：“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9页）

#### 15. 《法哲学》（第9页）

即《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晚年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写的一本书，1821年出版，是对他的《精神哲学》的第二编即“客观精神”部分的补充和发展。这本书充分暴露了黑格尔为腐朽的普鲁士国家服务的保守以至反动的政治立场。

在《法哲学》一书中，黑格尔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书的内容范围很广，不仅讲法、权利，同时也讲道德、伦理，特别着重讲到社会和国家，最后还涉及到了世界历史。在本书的末尾，黑格尔认为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即“绝对观念”，应该在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许诺的等级制的君主立宪政体里得到实现。“黑格尔希望有中世纪的等级制，但是要具有现代立法权的意义；他希望有现代的立法权，但是要披

上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外衣。”（《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4页）在他看来，这种等级制的立宪君主政体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当时德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黑格尔并不赞成推翻建立在这种小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的贵族官僚制，而只是想通过有限的和温和的君主政体来间接地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资本主义的改良。所以，他尽力向王权讨好献媚，把君主说成是真正的“神人”，王权应是“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德国的世袭君主政体是国家结构的最高形式，并用从概念推论出客观现实的思辨方法，论证了土地贵族是“社会的支柱”的反动观点，等等。可见，这本书既表现了黑格尔主张资产阶级和贵族联合专政，向封建贵族妥协投降的反动立场，又表现了他在德国半封建的官僚专制条件下，吸收了一些英国的君主立宪来赞助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倾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对他这些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

**16. 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第10页）**

奥林帕斯是希腊北部的一座高山，希腊神话说诸神都住在此山顶上，称它是神山；宙斯是诸神之首，威力无边，主宰一切。

歌德（1749—1832），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在诗歌和戏剧创作方面有卓越成就。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但在辩证法方面有很大贡献。因此，恩格斯把他们比作是在各自领域中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

但是,在政治上,歌德和黑格尔都没有摆脱德国资产阶级怯懦无能的庸人气味。他们虽然对当时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有不满情绪,然而他们却眼界狭隘,自私自利,谨小慎微,对君主专制统治抱着奴颜婢膝的态度。歌德对法国大革命冷眼旁观,竟然以替德国腐朽的宫廷奔走效劳为满足;黑格尔竭力为普鲁士专制制度辩护,以普鲁士政府诏命为柏林大学教授为荣幸。他们都是德国保守、软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 17. 精神现象学 (第10页)

这是黑格尔研究关于人的意识发展的学问。1807年,黑格尔发表了《精神现象学》一书,第一次阐述了自己哲学的基本观点,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和主要概念。马克思说这本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实的产地和秘密。”(《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可以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导言。

在这本书中,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分析了人的意识如何由低级的直观感觉形态,一步步地上升到“绝对知识”的发展过程。他把人的意识发展过程,分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和“绝对知识”六个阶段。实际上《精神现象学》是一部按照唯心主义观点写的人类意识发展史。恩格斯指出,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第10页)《精神现象学》这本书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关于逻辑与历史一致、主观与客观对立统一的思想,关于人类社会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历史的思想,关于

认识是矛盾的发展过程、真理是个过程的思想，等等。后来黑格尔全面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发挥了这些思想。

### 18. 逻辑学（第10页）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逻辑学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也是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它的内容是描述“绝对精神”在体现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作为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黑格尔关于逻辑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大逻辑》和《小逻辑》。这两本书的内容结构基本一致，其中《大逻辑》一书分为“存在论”（或译作“有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部分。

“存在论”，主要是表达思想的直接性，即概念的潜在性。它包括“质”、“量”、“度”三篇。在“存在论”中，黑格尔通过一系列概念的推演和过渡，表述了质与量相互转化的规律，提出了质变是渐进性的中断的重要思想，批判了把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的形而上学观点。

“本质论”，主要是表述思想的间接性。黑格尔认为，“本质”已经不是潜在的概念，而是在概念自身对立统一的矛盾发展中建立起来的概念。“本质论”由“本质”、“现象”、“现实”三篇组成。在这部分中，黑格尔集中地考察了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事物运动变化是“由于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原故”的重要思想。他还运用矛盾法则推演和论述了同一与差别、全体与部分、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等范畴的辩证关系，批判了那种“抽象同一”、割裂本质与现象等否认矛盾的错误思想。



“概念论”，主要是表达思想回到自身以及思想在自身中的发展。黑格尔认为，“概念”创造一切存在并赋予一切存在以本质。因此，“概念”是比“存在”和“本质”更高的发展阶段，是“存在”和“本质”的统一。“概念论”分为“主观性”、“客观性”和“绝对观念”三篇。在这部分中，黑格尔着重探讨了逻辑上的概念、判断、推理问题，揭示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论述了逻辑与辩证法、认识论统一的思想。在他看来，“绝对观念”是绝对真理，是“绝对精神”在逻辑阶段发展的终点。然后，“绝对观念”就否定自身，突破纯粹思维领域而转入自然阶段。

总之，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的出发点、对象和目标，始终是“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是离开自然和人类而独立存在的，实际上是上帝的别名。但是，他的逻辑学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 19. 自然哲学（第10页）

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绝对精神”转化为自然界的学问。黑格尔181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一书，就是描述“绝对精神”在自然阶段的运动发展状况，是阐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自然观的。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在自然界的发展又分成了“机械性”、“物理性”和“有机性”三个阶段。与此相应，他的自然哲学也就依次分为考察时间、空间、引力、斥力等范畴的“力学”，考察天体、声、光、电、磁等概念的“物理学”，以及研究地质、植物、动物的“有机体学”三部分。这种划分，就其形式来说，在当时是完备的。同时，黑格尔在书中还利用大量的自然科学材料，表述了运动与物质的统一，时间、空间与运动的内在联

系,无机物与有机物的联系、变化,质变与量变的相互转化,运动的矛盾性等辩证法思想。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统一、联系、转化、矛盾和发展,并不是自然界本身的固有属性,而是“绝对精神”的运动发展在自然界中的表现,自然界本身则是永远僵死不变的。他认为,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体,如星球、植物、动物等,在时间上没有前后的连续性,只是在空间上彼此无关地同时并存;植物和动物没有任何进化和发展,自然界是在一个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第20页)这种形而上学自然观,“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于‘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反杜林论》,第10页)

## 20. 精神哲学 (第10页)

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三部分,是关于“绝对精神”体现为人的意识和人类社会的学问。1817年他写的《精神哲学》一书,其内容就是研究“绝对精神”在超出自然界后,回复到精神阶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状况,主要阐述黑格尔关于社会意识和人类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在精神阶段的发展过程又分成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部分。“主观精神”部分主要考察心灵、意识和心理等个体意识的特征;“客观精神”部分考察法、道德和伦理等范畴,主要阐述他对社会生活和历

史的观点；“绝对精神”部分专门研究艺术、宗教和哲学，他力图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及其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中，来考察社会意识的发展。这就是说，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社会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贯串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但是，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经过漫长曲折的辩证发展过程之后，在哲学领域已完全回复到了自身，它内部潜在的丰富内容已经得到彻底实现，并且已自觉地最终认识了自己。这时，一切矛盾都已调和，任何变化和发展都已停止。黑格尔公开宣称，他的哲学就是这种“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最后完成，是全部哲学史发展的顶峰；在社会上，普鲁士国家制度就是“绝对精神”最完全的体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在这里，突出地表现了黑格尔的方法同体系的尖锐矛盾。

**21. 在一切哲学家那里<sup>①</sup>，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第10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家，把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其它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总是力图建立一个永恒的绝对真理体系。这只是他们企图说明一切现象和解决一切矛盾的一种主观愿望，也就是出于他们精神上的一种永恒需要，是他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决定的。实际上，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而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

---

<sup>①</sup> “在一切哲学家那里”原译为“在一切哲学家看来”。

认识也就永远不会完结。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无限的前进过程中才能完成的事情，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反杜林论》，第34页）所以，在一切哲学家那里，任何一个哲学体系都不可能是“最终的”，只能是“暂时性的东西”。在人类认识永无止境的前进过程中，那种“最终”的体系终究是要被抛弃的。对黑格尔哲学来说，他从主观愿望出发所建立的终极的“绝对真理”体系，是应该而且必须否定的，值得保留和吸取的只是它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

## **22. 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第12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年他即位时，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如果要摆脱这种经济困境，他就必须履行他父亲在反对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实行代议制，颁布宪法，允许出版自由等。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既不想实行代议制，又想弄到钱，于是就采取了种种正统教派（路德派）的伪善手段和反动的专制措施。马克思说：“这个国王想扮演国王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一方面，他把各省议会的常任委员和议会代表召到柏林，先后组成所谓代表会议和“联合议会”。但这些议会代表除了表决公债和增税，并无任何实权。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又采取了一系列专制措施，压制

革命运动，扼杀言论自由，查封各种进步的报刊。“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级的无上的主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2页）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些行为，更加激化了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矛盾，迫使人们不得不公开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这就加速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 23. 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第12页）

这是指施特劳斯（1808—1874）和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两人之间的争论。这两个人都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进行了批判，认为福音故事是神秘荒诞的东西，都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结论。但是，在基督教福音故事（圣经《新约》全书的头四卷，内容主要记述耶稣的故事）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他们因见解不同而展开了争论。

他们这种争论的政治意义，就是要通过批判宗教，否定德国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是非法的，所以他们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和“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自我意识”和“实体”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对立统一的两个范畴。“自我意识”是抽象的“主体”；“实体”是精神性的“客体”。施特劳斯坚持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从绝对“实体”派生一切的观点出发，认为福音故事不是那个人主观“自我意识”的虚构，而只能是整个民族或宗教团体共同意识的自发的产物。鲍威尔则把“自我意识”作了主观唯心

主义的解释，从“自我意识”创造一切的观点出发，把福音故事说成个别人的有意捏造，完全否认集体的不自觉的传统所起的作用。他们各自片面强调和发展了黑格尔体系中的一个方面，批判了黑格尔，“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关于福音故事如何产生的争论，后来扩展成什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争论。施特劳斯援引“绝对精神”或“实体”观念，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般的国民精神和民族精神。而鲍威尔则依据“自我意识”观念，认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批判地思维的”杰出人物，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他们的历史观在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

**24. 施蒂纳……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第12页）**

施蒂纳（1806—1856），是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青年黑格尔分子，主观唯心主义者，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著名代表之一。

1845年，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大量引用圣经中有关精神统治世界的荒谬观点，宣扬极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精神是万物的本质，是“一切中的一切”，在思想之外一无所有，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东西只是“符号”，是“自我”思想的产物，因而他把整个世界说成是自己的所有物。他公然叫嚷：“我就是一切，这个我就是唯一者”，“我

把一切归于我”，“唯一的我”就是至高无上的精神。从这种反动的唯我论观点出发，他狂热地鼓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组织和纪律，反对共产主义，主张未来的社会应该是无政府的，应该是独立的、小私有者自由联盟。这种反动思想，是当时妄图使小私有制永世常存的德国小资产阶级要求的反映。

鲍威尔从“自我意识”出发，把所谓个别“批判地思维的人”也即个别伟人看作决定历史发展的“至上”力量。而施蒂纳则进一步把鲍威尔这一思想发展到顶点，直接宣称“自我”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唯一者”，是世界万物的主宰。所以说，他的“唯一者”是远远超过或压倒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了。

## 25. 巴枯宁（第12页）

巴枯宁(1814—1876)，俄国人，出身于贵族家庭，无政府主义的著名代表。曾参加过工人运动，后背叛革命。1868年7月他混入第一国际后，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一系列宗派主义的分裂活动，阴谋篡夺国际的领导权。

巴枯宁继承了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衣钵，疯狂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路线。他竭力鼓吹各阶级“平等”，提倡实现所谓“完全不受限制的”个人的“绝对自由”，主张依靠少数“杰出”人物和流氓无产者的秘密暴动，立即废除一切政党和国家，废除财产继承权，妄图实现其无政府的自由联邦社会的幻想。巴黎公社之后，他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第一国际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巴枯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72

年,把他清除出第一国际。

## 26. 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 (第 12 页)

近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其主要代表是培根(1561—1626)、霍布斯和洛克(1632—1704)。他们坚决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承认自然界是不依赖于神或人的客观存在,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直接的感觉和经验,提倡用实验方法取得知识。英国这些著名的唯物主义者,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反杜林论》,第 327 页) 法国唯物主义的代表有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1715—1771)和霍尔巴赫(1723—1789)等。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他们第一次抛弃了宗教神学的外衣,进一步贯彻了唯物主义和战斗无神论的路线,有力地推进了唯物主义的发展。英、法近代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历史唯心主义。

近代英、法两国唯物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有力思想武器,对资产阶级革命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到 1848 年革命前夕,德国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黑格尔学派已经解体。为了同传统的宗教作斗争,进而否定德国腐朽的政治制度,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如费尔巴哈等,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出发,便转向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

## 27. 《基督教的本质》(第 13 页)

这是费尔巴哈著的一本书,出版于 1841 年。在这本书里,费尔巴哈尖锐地批评了基督教和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



义的权威，对当时德国思想界影响很大，起了一种解放作用。

费尔巴哈在这本书里公开宣称，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和任何精神的客观存在，人和人的思想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的花朵。明确指出，自己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黑格尔哲学中具有第二性的、主观的、形式的意义的东西，在我的哲学中则具有第一性的、本质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是形象的东西，在我看来则是实物”。他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上帝的别名，是“哲学范围内的宗教残余”。

费尔巴哈在这本书里还从人本主义出发，揭露了基督教的本质。他认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上帝，“人是怎样想的，有怎样的心思，他的上帝就是怎样的”。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除去了现实的肉体特征，而被神圣化了，“一切关于神圣本质的规定都是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宗教是人们在受到天灾人祸无法掌握自己命运时，对全知全能的“救世主”幻想的产物。

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和宗教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他不懂得宗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也不主张废除宗教，而是企图改革宗教，建立所谓以爱为核心的新宗教。这说明，他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在历史观上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圈子里。

## 28.《神圣家族》（第13页）

这本书的全名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1845年出版。“神圣家族”本来是意大利画家曼泰尼雅（1431—1506）的一幅名画的题目，画中人物有圣

母、圣父、圣子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马克思恩格斯是借用这个题名讽刺鲍威尔一伙的。

鲍威尔之流鼓吹空泛浮夸的哲学议论和“纯粹的批判”，否认革命的实践活动。他们把个别“英雄”人物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而把无产阶级群众诬蔑为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是历史发展的障碍。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吸收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发展了唯物主义，并把它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彻底批判了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们论述了社会生产方式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作用和历史使命，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所以，恩格斯说：“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第32页）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它的热烈欢迎。

**29. “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第13页）**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其主要代表有卡尔·格律恩（1817—1887）、莫·赫斯（1812—1875）等人。他们认为，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粗俗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还没有揭示出社会主义的实质。于是，他们就以“德国科学”的代表姿态出现，把英、法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抓过来，把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塞进去，创造了他们标榜的所

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的两个弱点，即宣扬超阶级的慈善、博爱和用了过分夸张的文学笔调，当作自己的出发点。他们从费尔巴哈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抹煞阶级矛盾，反对革命的政治斗争，宣扬人类不分阶级、彼此相爱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用华而不实的文学词藻代替严肃的科学研究，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拙劣的歪曲。格律恩说：“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赫斯认为，如果人们不通过爱结合起来，那就“只能更加猛烈地相互剥削和吞食”，“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爱的生活规律”，如此等等。正如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第13—14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封建贵族用来吓唬新兴资产阶级的稻草人，是专制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1848年革命风暴把这个反动流派一扫而光。

## 二

30. 灵魂不死的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第15页）

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还不知道

身体的构造,还不能解释作梦的现象。人们错误地认为,人的思维和感觉是一种独特的灵魂活动,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灵魂存在于身体中,而在人死时就离开身体继续活动,由此便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但是在古代西方世界,例如在希腊人那里,人们并不认为灵魂不死的观念是一种安慰。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说,在当时,人们重视现实的人世生活,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同时,在他们看来,人死后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报偿或惩罚,但报偿是靠不住的,而惩罚则难以避免。因此,人们认为灵魂不死是一种真正的不幸,是不能避免的无可奈何的命运。这说明,产生灵魂不死的观念,最初并不是由于宗教上安慰的需要,而是由于人们的无知。

**31. 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第15页)**

从多神教中产生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是人的智力在社会实践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人们对自然灾害无法抵抗,也无法解释,于是就把自然力量神秘化、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当时由于人们抽象思维能力很低,各个氏族和部落就把某种具体物当作自己的神。当社会生产的发展使氏族、部落逐渐融合时,人们就崇拜许多具体的神,如风神、雨神、月神、太阳神、善神、女神等等。这些神的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他们的作用也是互相制约的,而不是万能的。到了奴隶社会,随着阶级压迫的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出现,人的抽象思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神不仅是自然力量的虚幻反映,而且

也是社会力量的虚幻反映。人间有了等级关系，神也就相应地被分成了高级神和低级神、主神和一般神。当出现了统一的君主制国家的时候，人们就从许多神中抽象出一个万能的神。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反杜林论》，第312页）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就是这种一神教。

### 32.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第15页）

欧洲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因其在神学院中讲习教义而被称为经院哲学。其特点是撇开实践经验，玩弄概念，咬文嚼字，用烦琐空洞的形式主义来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

经院哲学开始形成于九至十世纪，从十至十一世纪起，随着新兴城市工商业阶层反对教会和封建统治斗争的发展，在经院哲学中，展开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唯实论（即实在论）为了给“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作论证，断言抽象的一般概念先于个别事物，是唯一的真实存在。这是一种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唯名论对某些神学教条持怀疑态度，认为具体的个别事物先于一般概念，只有单个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而一般的概念不过是事物的名称。唯名论虽然承认上帝的存在，没有摆脱神学观点，也不懂得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的道理，但它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列宁指出：“中世纪唯名论者同实在论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页）一般概念在先，还是个别事物在先的问

题，这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也即精神和物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问题。唯名论反对唯实论的斗争延续了好几个世纪。斗争的结果，促使了经院哲学的瓦解，为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发展作了准备。

**33. 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第15页）**

在基督教的圣经《创世记》里，记载了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传说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又用泥土捏成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后又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了他的妻子夏娃，从此就出现了人类。这种创世说当然是荒谬的虚构。

但是，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关于世界生成的说法，比基督教这种创世说的神话还要荒诞无稽。例如黑格尔，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独立地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绝对观念”，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产物。黑格尔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人类历史也看成思想的历史。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不过是上帝的别名，他的创世说和基督教的创世说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列宁说：“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76、360页）黑格尔为了论证关于现实世界生成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故弄玄虚，采用晦涩难懂的逻辑表达形式，拼凑了一个从概念到概念的庞大的思辨体系。他的创世说精巧圆滑，实际上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和荒唐。

**34. 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

**内容,……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  
(第16页)

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绝对观念”。“绝对观念”是世界的本质,也就是世界的“思想内容”,而自然和人类社会则是现象和外表。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通过这些现象和外表所认识的,就是现实世界的这种神秘的本质或“思想内容”,也就是黑格尔讲的“绝对观念”。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就是这种一开始就是思想性质的“绝对观念”。所以说,思想能够认识思想,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恩格斯指出,因为“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第16页)关于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也即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的问题,黑格尔就是这样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作了肯定的回答。

### 35. 休谟 (第16页)

休谟(1711—1776),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主要哲学著作有《人性论》和《人类理性研究》等。休谟在政治上拥护封建王权,是个保守主义者。在哲学上,他继承了英国主教贝克莱(1684—1753)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路线,并且进一步给它涂上了不可知论的色彩。他认为,人们不仅不知道客观世界是怎样的,而且也不知道它是否真实存在。人只能知道自己的感觉,在感觉之外有什么东西,我们感觉的源泉是什么,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是无法知道的。他把本质和现象割裂开来,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越出感觉经验的范围,人只能感觉现象。于是他断言,物质实体的存

在是值得怀疑的，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心理的知觉、感觉，因果关系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而是主观感觉或观念之间的联系，科学的任务只能描述这种心理的感觉联系，而不能发现客观规律。他胡说：“确信人类盲目和无能为力是全部哲学的结果”。休谟的不可知论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它反映了英国反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休谟的不可知论对康德和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有很大影响。马赫主义和一些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都从休谟的不可知论中吸取养料，用以维护信仰主义，反对唯物主义。

### 36. 康德（第16页）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先验论者，不可知论者。长期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他的主要著作有《宇宙发展史概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康德在自然科学方面曾提出天体演化的星云说，表现了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在政治上，他反对贵族世袭，主张改善现状，但又害怕革命，反对群众斗争。他的这种处于矛盾地位的政治立场，也表现在他的哲学方面。“**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93页）

康德是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他承认意识之外客观世界的存在，即“自在之物”的存在，但又说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在他看来，“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感觉或“现象”，但感觉或“现象”却不是“自在之物”的真



实反映。他从先验的唯心主义出发，认为人只能依靠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和“知性的纯概念”，认识这种主观的感觉或“现象”，根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本来面貌或本质。当人们的最高认识能力“理性”试图超出“现象”去认识“自在之物”时，它又陷入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之中。因而他断言，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是永远也无法达到“自在之物”的。他割裂现象和本质的联系，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中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把“自在之物”看作是超乎经验之外的，是人的认识能力不能达到而只有信仰才能发现的“彼岸世界”。康德的不可知论是为宗教信仰服务的，他曾公开声言：“我要限制知识的范围，以便给信仰让出地盘”。

康德的不可知论对后来的资产阶级哲学有很大的影响。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等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都因袭和发展了他的不可知论。

**37. 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第16页）**

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本质，他们形而上学地把现象和本质割裂开来。黑格尔根据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批判了休谟和康德的这种不可知论，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他指出，现象是本质的表现，本质表现在现象之中，本质和现象是不可分的，人们通过认识现象，就能认识事物的本

质。他认为除掉现象、事物的属性来讲本质、“自在之物”，就是空洞的抽象。黑格尔的这些驳斥，抓住了不可知论在理论上的根本错误，提出了反对休谟和康德的决定性的论据。因此恩格斯说：“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但在黑格尔看来，本质与现象统一的基础、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前提，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神秘的“绝对观念”。所以，他还只是说了“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不可能用唯物主义的实践的观点来批判不可知论，因而也就不能彻底地驳倒不可知论。

费尔巴哈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他站在这种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上，直接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他说，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不过是“没有实在性的想象物”；康德哲学“使真理和现实分开”，“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或感觉论。”在费尔巴哈看来，“现象”和“自在之物”并没有原则的差别，不能在它们中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针对不可知论的错误观点，费尔巴哈提出了许多俏皮的、机智的见解。他指出：“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象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身内来一般”。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也不懂得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人的认识象照镜子一样，只是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这样，费尔巴哈对不可知论的批判，他“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東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

### **38.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 (第 17 页)**

哥白尼(1473—1543)，波兰杰出的天文学家。1543年，他发表了《天体运行》一书，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即太阳系学说。他认为，人们看到太阳好象在绕地球运行，实际上是地球在绕地轴自转，并且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太阳运行；我们的行星系统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推翻了公元二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有力地打击了上帝创造世界、地球由上帝选定为宇宙中心的无稽之谈，是天文学上一次重大的革命。恩格斯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是自然科学摆脱神学的“独立宣言”，他“向教会的迷信提出了挑战。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基本上从宗教下面解放出来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3、534页)

三百年后，法国天文学家勒维烈(1811—1877)研究了天王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偏离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天王星受到一个未知的行星影响所造成的。同时，他还计算出了这个行星某一时间在天空的确切位置，并认为用望远镜可以找到它。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加勒(1812—1910)根据勒维烈的计算，用望远镜果然发现了这个行星，这就是围绕太阳转动的海王星。从此，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就被证实了。

### **39. 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 (第 17 页)**

新康德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朗格(1828—

1875)、李普曼(1840—1912)、柯亨(1842—1918)和文德尔班(1848—1915)等人。李普曼在1865年提出了“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反动口号,使这个流派获得了新康德主义的称号。新康德主义者抛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把“自在之物”丢掉,企图复活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在这些人中,有些是自然科学家,如赫尔姆霍茨(1821—1894),他一方面鼓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宣称感觉仅仅是外部现象的符号,是某种任意的标志,否认感觉和外界对象有任何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他又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承认我们的概念和表象是由外界对象引起的。列宁说,赫尔姆霍茨的不可知论是和具有康德主义成分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相似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34页)

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家赫胥黎(1825—1895)。他继承休谟的不可知论观点,认为全部知识起源于感觉,但人们无法知道感觉是不是对它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人们只知道事物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而根本不能确实知道事物本身。他首次提出“不可知论”这一名词,并使这一名词通用起来。而赫胥黎的自然观却是唯物主义的,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进化论与伦理学》等。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它绝对排除外来的干涉;科学愈向前发展,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将愈广泛愈彻底地用唯物主义的公式来表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偏见,他又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第17页)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早已被推翻了,成了僵尸。在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

就的情况下，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却企图把它复活，这在科学上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是十分荒谬的。

#### 40. 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第17页）

这是恩格斯对近代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个阵营发展线索的概括。

“从笛卡儿到黑格尔”，代表近代唯心主义的发展。笛卡儿(1596—1650)是法国著名的二元论哲学家。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彼此独立的两种实体：一种是有广延性的实体，即物质，另一种是精神性的实体，即心灵。但他又认为上帝是这两种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原因。因此，笛卡儿的二元论归根到底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在认识论上，他是个“天赋观念”论者，认为感性经验是不可靠的，与生俱来的所谓理性知识才是可靠的。在自然观上，他是个机械唯物主义者，但也包含有一些辩证法思想。

笛卡儿学派，后来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笛卡儿的唯心主义，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被法国马勒伯朗士(1638—1715)和德国莱布尼茨(1646—1716)等人所发展；它“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在自然科学和工业发展的条件下，黑格尔把笛卡儿的唯心主义同德国的康德、费希特(1762—1814)和谢林(1775—1854)等人的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使唯心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代表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霍

布斯(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克服了培根的有神论偏见,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并进一步把它系统化,赋予唯物主义以完备的机械论形式。他认为,物质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客观世界就是单个“物体”的总和;人的情欲也是一种机械运动。在认识论上,他虽然承认知识来源于感觉,但不能正确解释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过分强调了脱离感性的理性认识。

英国洛克继承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路线。他们都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反杜林论》,第327页)在自然科学和工业发展的推动下,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把英国唯物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发展了唯物主义。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反对宗教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德国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 41. 泛神论 (第17页)

一种把神融化在自然界中的哲学观点。它认为神不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在自然界之中,神就是自然界本身。十六——十七世纪,迫于宗教势力的压力,西欧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往往采取泛神论的形式,在神学的外衣下宣传唯物主义的学说。当时泛神论的主要代表有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1543—1600)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布鲁诺认为“自然界是万物之神”。斯宾诺莎把自然界和神相提并论,说“神或者自然界”。但是,后来随着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进步,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就力图用“神即自然,自然即神”这种泛神论观点,

来调和精神和物质、宗教和科学的对立。所以，泛神论就逐渐变成了一种认为世界存在于神中的唯心主义理论。黑格尔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的泛神论。他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神秘的“绝对观念”的体现，这实际上是把一切事物融化在神中的唯心主义观点。

#### 42. 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第17页）

黑格尔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第一次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把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且试图揭示这种变化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对辩证法的叙述，“猜测到了的正是事物、自然的这样的关系”，（《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不自觉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规律。同时，他在论证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时，又大量引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方面的实际材料，在他的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现实内容。但是，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辩证地运动和发展的主体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存在于自然和人类出现之前的神秘的“绝对观念”。他认为，自然、社会和整个现实世界都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它们的运动变化不过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表现而已。因此，黑格尔哲学就其方法和内容来说，不过是一种唯心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43.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象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那样，不是象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

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样，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第18页）

费尔巴哈这段话，说明了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

荷兰生理学家摩莱肖特等人，是庸俗唯物主义的著名代表。他们从自己的自然科学专业出发，错误地把思想意识说成是大脑的分泌物，把思维看作一种生理过程。费尔巴哈不同意摩莱肖特等人这种庸俗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不是把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当作“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而是看作“大厦本身”了，是十分错误的。

在费尔巴哈看来，物质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的本质即“理性、意志、感情”等，是特殊的物质即人脑的属性，是精神性的东西，并不是一种生理过程或物质实体。同时他又认为，物质自然界（其中也包括人）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自然界是唯一的认识对象，是获取一切知识的前提和基础；而知识、思想是外部世界在头脑中的反映，它并不是一种物质。“人的头脑和心之中的自然界不同于人的头脑和心之外的自然界”。因此他说：“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还“不是大厦本身”。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只能用来说明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产生的自然基础，而不能用它来解释人的理性、意志、感情、社会历史和人的思想意识本身。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这种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一样也有自己的历史和科学，是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来代替社会科学的。要科学地说明人的社会思想意识，就必须建立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但是，由于传统唯心主义的束缚，费尔巴哈并没有能克服这种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缺陷。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是停留在半路上的。他在这里也直言不讳地承认，“向后退时”，也即在自然科学领域，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思想和意识的物质自然根源时，他是赞成的；“往前进时”，也即在社会历史领域，如果用唯物主义来解释社会思想和意识本身时，他就反对了。他因为不懂得一般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庸俗唯物主义的区别，并对庸俗唯物主义不满，因而认为，对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意识作任何唯物主义解释都是错误的、庸俗的；他甚至连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也加以拒绝。这显然是错误的。这样，他在社会历史领域并没有“前进”，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

**44. 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第19页）**

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德国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医生那里，它就以肤浅的庸俗形式出现，形成了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庸俗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是唯一的实在，但庸俗地解释思想，把思想也看作是一种物质，认为大脑分泌思想，正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它用纯粹的生理学观点来解释思维活动和精神现象。这就抹杀了思维和存在的原则区别，从而取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它不仅没有克服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缺陷，反而大大退步了。

这种庸俗唯物主义，流行于当时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中，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格特（1817—1895）、摩莱肖特（1822—1893）

和毕希纳(1824—1899)。福格特是德国博物学家,他说:“以精神活动之名著称的一切能力,只不过是脑物质的分泌物”,“思想对大脑的关系,差不多同胆汁对肝脏或尿对肾脏的关系一样”。摩莱肖特是荷兰生理学家,他直接从食物质量推论出人的心理活动,断言人的头脑聪明“是受以食物为转移的血液的优越性制约的”。毕希纳是德国医生,他竟然胡说,和欧洲人相比,黑人象儿童一样幼稚;欧洲人中各民族的“高等阶层”比劳动者聪明。这些庸俗唯物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著书立说或者利用大学的讲坛,竭力兜售他们的观点。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曾经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 45. 燃素说 (第19页)

十八世纪流行的一种解释燃烧现象的错误观点。提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化学家塔斯尔(1660—1734)。他认为,物体所以能够燃烧,是由于有一种叫“燃素”的特殊物质,物体燃烧时,燃素便以光、热、火焰的形式逃逸而出。但是化学实验的结果,表明金属燃烧后并没有失掉东西,而是增加了重量。于是主张燃素说的人便硬说燃素具有“负的重量”,说什么地心对它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对它有排斥力,金属燃烧后,燃素跑掉了,剩下的渣滓失去了“负的重量”,所以它本身的重量就增加了。很显然,把燃烧这种化学反应的运动形态,看作是一种特殊物质,这就把物质同物质的属性即运动混为一谈了。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庸俗观点。后来,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43—1794)发现金属在燃烧时,并不是有什么燃素同金属分离,而是由于空气中的氧气与金属化合,因而使

金属燃烧后增加了重量。他发现了氧气，揭露了燃烧现象的本质，推翻了一度在化学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燃素说。

**46. 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第19页）**

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物理学中是个机械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能力，机械运动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不懂得有机界的生命现象和无机界的机械运动之间的本质区别，把动物看作是某种钟表或自动的机器。

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用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自然现象，把物质的一切运动形式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机械运动。它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笛卡儿的物理学机械论观点。当笛卡儿还在世的时候，法国就已经有人用他关于动物身体是机器的思想来解释人的身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一书是模仿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拉·美特利把人体比作最复杂的机器，认为人和动物的不同，无非是人这种机器比动物这种机器多几个齿轮，多几条弹簧罢了，人和动物之间“只是位置的不同和力量程度的不同，而决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他企图用力学上的规律来说明人体内部的生理现象。这种机械论观点是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

**47. 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第19页）**

1755年，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中提出了太阳系

起源的假说,也就是太阳系发生说。根据这个假说,宇宙间原来充满了云雾状的物质粒子。这种星云物质密度不均,温度很高,在斥力和引力的作用下,发生漩涡运动,逐渐冷却凝聚,向一个平面集中。密度较大的云块形成了中心天体太阳,而密度较小的云块则形成了围绕太阳旋转的各种行星和卫星。这就形成了太阳系。这个学说表明,太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自己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产生、发展的动力,是由于物质内部的原因,而不是外部的所谓神的作用。这就推翻了英国物理学家牛顿(1642—1727)关于恒星永远固定不动,行星因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而永远沿着预定不变的轨道运行的形而上学观点。恩格斯指出:“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反杜林论》,第54页)

#### 48. 歌德和拉马克 (第20页)

德国诗人歌德对自然科学也很有研究,曾写过一些关于动植物形态学的著作,阐述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他认为有机自然界,如鱼类、两栖类、鸟类、哺乳类,都是由一种具有共同“原始形状”的东西逐渐发展起来的。歌德还从哺乳动物有颞间骨的事实出发,在研究人体时,发现胚胎状态的人有颞间骨,而个别成人在偶尔出现与远祖类似性状的返祖遗传现象中,也有颞间骨。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人和动物界的历史联系。

拉马克(1744—1829),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先驱者。他最先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同当时在生物

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进行了斗争。他认为，在生活环境改变的影响下，生物的器官遵循着“用进废退”的规律，逐渐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环境影响是有机体变异的直接原因，生物的多样性是与环境的多样性相一致的。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传给后代，使生物渐渐演变成新种。他的这种进化学说直接反对了宗教的神造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也有许多错误的观点，如认为动物的意志和欲望是进化的动力之一，生物进化只有渐进而没有飞跃等。

#### **49. 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第20页）**

从公元五世纪后期罗马帝国崩溃起，到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止，史称中世纪，这是欧洲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前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种片面观点，对中世纪作了完全的否定，把它看作是历史的简单中断，这是错误的。恩格斯批判了这种非历史主义观点，肯定了欧洲中世纪的巨大进步。

**（一）“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罗马帝国奴隶社会的末期，除了罗马帝国控制的地中海沿岸以外，欧洲的其他地区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还属于“蛮族”部落。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接受了比较发达的罗马文化；六世纪起，斯拉夫人入侵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接受了比较发达的拜占庭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欧洲

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到中世纪后期,欧洲的文化领域就从原来的地中海沿岸扩大到了整个欧洲。

(二)“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在中世纪,欧洲产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形成了新的民族国家,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波兰等。这些民族的语言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繁荣,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三)“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在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欧洲,由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所创立的工业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如纺织业中发明了自动纺车;采矿和冶金业中使用熔炉和各种机械装置;金属制造业中出现了重达一吨多的水力锤,还出现了拔丝机和压延机,制造铁丝和铁片;军事技术中能制造大炮和毛瑟枪,等等。

#### 50. 达尔文 (第 21 页)

达尔文(1809—1882),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曾乘英国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作历时五年的环球旅行,收集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学说,即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

达尔文认为,生物都是处在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在自然环境的作用下,由于生物界存在着顽强的生存斗争,使生物经常地发生细微的变异,通过不断的自然选择,比较适合于外界环境条件的个体得以生存,并逐渐累积有利的变异而发展为新种,不适合的就被淘汰。达尔文的这种学说批判了唯心论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打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他的进化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一个巨大成就，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同时，也指出了达尔文学说的某些错误和不足的方面，这主要是指达尔文接受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错误地认为生存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决定因素，自然界中只有进化，没有飞跃等。

### 51. “先验的唯心主义”（第 22 页）

先验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康德公开宣称，他的哲学就是“先验的唯心主义”。

康德给自己哲学提出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认识之前首先批判地研究人的认识能力。认为只有先弄清这一点，才能开始认识，才能确定认识的范围和限度。这种离开认识的实践过程来研究认识能力，如同叫人先在岸上学会游泳术再下水游泳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康德的整套先验唯心主义体系，正是由此推演出来的。

康德认为，在认识前，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就先天地具有两种制约一切知识的形式：一种叫“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就是指空间和时间；另一种叫“知性”的“纯概念”，就是指普遍性、因果性、必然性等范畴。在他看来，空间和时间不是物质世界的存在形式，而是“先天地存在于心里的”；普遍性、因果性、必然性等范畴，不是客观事物内在联系或规律性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而是人们“理智中先天赋有的”。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等范畴，不仅先于经验，先于事实，而且是获得经验和构成认识对象的前提条件。他认为，人的认识首先是依靠先天的“直观形式”，对“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所产生的混乱的感觉材

料进行整理，使之在空间中彼此并列，在时间上前后相随，形成与“自在之物”完全不同的“现象”。然后，“知性”再用“纯粹范畴”对“现象”进一步组合、加工，使“现象”界或自然界具有一定的规律和秩序，从而才构成所谓真正的知识。他说，“知性”把自己的规律加于自然界，人给自然界立法。他还认为，除“感性”和“知性”两种认识能力外，人还有一种最高的认识能力，即“理性”。但是，“理性”只是通过无所不包的观念对真正的知识加以综合，它也不能超出“现象”的范围而认识“自在之物”。“自在之物”是永远不可认识的，这就给信仰主义保留了地盘。

因此，在康德那里，一切真正的知识都不是来自于社会实践，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而是“独立于一切经验”，是人们凭借头脑中先天固有的形式制造出来的。这种露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是当时德国保守、妥协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康德这种反动理论为后来的德国新康德主义和俄国马赫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袭用，刘少奇一类骗子所鼓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也就是这种货色的变种。

**52. 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第22页）**

“绝对命令”是康德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伦理原则。康德认为，这种原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点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遵守的一种意志或行动的原则，是一切人所必须奉行的“普遍的立法原则”或普遍的道德规范。这种伦理原则就叫“绝对命令”。“绝对命令”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普遍性，它是人人生来具有的，是先于经验的、永恒不变的、至高无上的。它要求



人们的行为不是为了达到任何实际的效果，而是纯粹为了履行抽象的道德义务，为了实现道德理想。这种伦理原则只谈动机不谈效果，只讲理想不顾现实，而这种空洞的理想又被推到永远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它实际上是要人们容忍现状，反对变革现实，是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这种抽象的所谓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实际上对一切时代和一切阶级都是不适用的，所以它是软弱无力的。

黑格尔是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对康德这种单纯追求道德理想的“绝对命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康德这种道德原则除了抽象的自己决定自己的同一性和普遍性外，没有任何内容，是“一种空的东西”；它叫人为尽义务而尽义务，不问义务的内容和后果，这种义务不过是“天启给予理性肠胃中最后的没有消化的硬块”，只是“头脑中空悬的一个理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得到任何效果，“绝对命令”完全是一句空话。黑格尔对“绝对命令”的批评，说明施达克把追求理想目的叫做唯心主义，是十分错误的。

### 53. 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第22—23页）

席勒（1759—1805），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诗人，剧作家。他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特权，提出了“反对暴君”的口号，希望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压迫。但是，他害怕人民革命，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来消灭封建制度，主张“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他拥护康德的“绝对命令”，满足于追求个人的道德理想或“良心”，在他的作品中传播了德国资产阶级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例如，他在《理想和生活》一诗中

写道：

“逃出那狭窄、郁闷的人生  
到那理想的王国里去吧！”

在《信仰的话》一诗中又说：

“尽管我们不能永存，  
但有一崇高的思想，  
凌驾空间和时间之上，  
掌管世界永恒的更替，  
是唯一的神灵。”

德国的庸人们把席勒诗歌中的这类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错误地认为追求道德理想，就是唯心主义。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嘲笑席勒这种庸人思想。他指出，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的规律”或“良心”行事，那末，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各个人所追求的“理想”、“良心”就都无法实现。所以，那种只按照自己“心的规律”或“良心”行事的愿望，不过是自以为高尚而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 54. 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第23页）

伏尔泰（1694—1778），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曾因攻击封建专制而两次被监禁在巴士底狱，后又被驱逐出法国。他对封建的宗教黑暗势力作了深刻的揭露，痛斥天主教会是“败类”，称罗马教皇为“两足禽兽”。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出身贫苦。由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到处遭到迫害。他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反

对财产过分集中,主张保护小私有者的利益,并鼓动人民用暴力推翻专制暴君。

伏尔泰和卢梭相信人类的进步,主张改变现状,建立一个所谓“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也就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他们的思想促进了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在世界观方面,他们都是自然神论者。伏尔泰认为,神是引起自然界中一切事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但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他不主张消灭宗教,认为宗教对于约束“平民”和保障社会秩序,还是必要的。卢梭承认上帝的存在,还认为灵魂是不灭的。

#### **55. 狄德罗 (第 23 页)**

狄德罗(1713—1784),十八世纪法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坚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他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鲜明立场,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感觉和思想是外界物体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在他的哲学中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他反对运动是神推动的错误观点,认为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并且肯定物质的多样性,承认自然界各种现象的相互作用和转化,等等。但是,他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意义,不懂得事物的内在矛盾是物质运动的根源,所以他并没有摆脱当时机械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狄德罗尖锐地抨击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因而引起了封建宗教势力的仇视。反动当局将他逮捕入狱,进行残酷迫害,但他没有屈服。出狱以后,继续斗争,组织了许多先进的思想

家，编辑《百科全书》。他担任《百科全书》的主编。不顾反动势力百般阻挠和破坏，狄德罗坚持奋斗二十多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工作。《百科全书》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所以，恩格斯称赞他是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整个生命的人。

狄德罗和伏尔泰、卢梭一样，都相信人类的进步。但是，伏尔泰、卢梭是自然神论者，而狄德罗却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可见，施达克把“相信人类的进步”作为唯心主义的标准是荒谬的。

#### 56. 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第24页）

这是欧洲的一句谚语，意思是说，人生来就有两重性，一种是野兽的性格，一种是天使的性格。前者使人产生贪吃、酗酒、肉欲、虚荣、贪财、投机；后者使人信仰“美好世界”，追求“高尚生活”。“天使”是圣经故事中的上帝使者，是善良纯洁的象征。

恩格斯借用这句话，是为了揭露那些美化唯心主义、丑化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庸人。这些庸人把一切齷齪行为都加到唯物主义头上，好象唯物主义者都是只知贪图享受、毫无理想、具有“兽性”的人；而唯心主义者则是充满理想、道德高尚的“天使”。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指出庸人们所迷恋的恰恰是他们强加于唯物主义头上的那些齷齪行为。他们只是在这方面干得太过份，而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时，才在口头上喊喊对美德、博爱、理想世界的信仰，并且用“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谚语，来为他们自己所干的齷齪行为解嘲、辩护，好象人生来就具有一半兽性，所

以干点龌龊行为是不足为怪的。

### 三

**57. “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第24页）**

这是费尔巴哈表述自己宗教观点的一句话。费尔巴哈揭露和批判了旧的宗教，认为过去把宗教同人的本质分开，把人的本质崇奉为一种远离人间的精神实体，是错误的。但他并不赞成废除宗教，而是主张把宗教从天上降到人间，按它原来的本质加以改造，建立所谓新的宗教。在他看来，新的宗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这种感情关系和心灵关系是人生来就有的，它是真正的宗教的本质，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是从外边搬到心中的。费尔巴哈虽然把宗教从天国降到了人间，揭穿了宗教秘密，但他宣扬人本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而把人看作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人。他由此出发，把抽象的人类感情当作宗教的本质，这就抹煞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掩盖了宗教的阶级本质，所以他的宗教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58. 在法国，在1793年到1798年这个期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第25页）**

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法国大革命发展到了高潮。在雅各宾左派阿贝尔、萧美特等人倡导下，展开了一个“反基督教”运动。这个运动首先在巴黎开始，国民公会将巴黎圣母院改为理性庙，随后，巴黎市政府又下令封闭一切教堂和修道院。

在一个月之内，这个运动就席卷全国各地，全国的旧教堂被封闭或改为理性庙的有二千四百六十三所之多。同时，国民公会又制定“革命历法”来代替基督教历法，取消原有的基督教节日而另立“革命节日”，并颁布了取消基督教僧侣俸金的法令。从此，教士越来越少，教会势力在法国的城市和部分农村中几乎被消灭光了。

1799年拿破仑夺取政权以后，竭力恢复宗教。1801年7月，拿破仑与罗马教皇签订协定，正式宣布恢复基督教。但是，由于人民的抵抗，已不可能恢复教会的财产和什一税，主教区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国家也只给主教和首席教士一份俸金。“革命历法”直到1806年才被废止。这样，拿破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基督教重新扶植起来。

#### 59. 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第25页）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他以工人代表名义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执行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为资产阶级效劳。巴黎公社时期，他站在凡尔赛政府方面反对巴黎公社，成为工人阶级的死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以路易·勃朗为首形成了一个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机会主义派别。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在政治上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主张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建立“公共工厂”和农村“公社”，来实现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在宗教问题上，他们认为宗教是一种永恒的现象，人生下来就有宗教观念，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说什么无神论者也有自己的宗教，无神论就是无

神论者的宗教。这显然是诡辩。

#### 60. 哲人之石的炼金术 (第 25 页)

炼金术亦称“点金术”、“炼丹术”，是企图把普通金属变为黄金、白银或“长生丹”的方法。它是现代化学的原始形式，虽然也发现了一些化学现象，合成了一些化合物，但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炼金术最早产生于古代的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等国，以后又传入阿拉伯。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时，炼金术在西欧特别流行，并为教会所利用。当时的炼金术士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认为世界是由火、气、水、土四种元素构成的，此外还有一种“第五元素”，它能够把各种元素合成任何一个东西。炼金术士们狂热地追求这种“第五元素”，并把它叫做“哲人之石”。按照炼金术士的说法，“哲人之石”不仅能够点石成金，而且还能医治百病，使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

追求“哲人之石”的炼金术，是中世纪的一种违反科学的神秘幻想。随着现代化学这门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荒诞的炼金术也就消声匿迹了。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企图建立一个无神的宗教时指出，如果宗教没有神可以存在，那就正象炼金术没有“哲人之石”可以存在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 61. 柯普和拜特洛 (第 25 页)

柯普(1817—1892)，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家，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有机化学。

拜特洛(1827—1907)，著名的法国化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曾任法国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主要研究有机化学、农业化学和化学史等。

在柯普和拜特洛的著作中,用化学史上的材料,阐述了炼金术和宗教在历史上的联系。拜特洛详细地研究了炼金术的历史,著有《炼金术的起源》一书。他的著作揭示了早期炼金术士的宗教观念和自然哲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叙述了炼金术士对基督教学说形成所起的作用。

## 62. 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第26页)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长期以来在许多国家广泛传播的三大世界宗教。它们从产生以后,曾经伴随着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而发生变迁,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使中世纪的一般历史运动带上宗教的色彩。

佛教是在古印度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基础上产生的。相传在公元前六世纪末至五世纪初,迦毗罗城(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个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创立佛教。悉达多属于释迦部落,后来称他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隐修者”。佛教的中心思想是:人生极苦,涅槃最乐。所谓“涅槃”,译义为寂灭、圆寂、解脱等等,是指经过修行熄灭一切烦恼,达到功德圆满的境界,后来便把僧徒逝世称为涅槃。这种思想完全适应于奴隶主麻痹人民,实行精神奴役的需要,成为奴隶制帝国的思想统治工具。世界佛教分小乘,大乘两大派。从公元前三世纪起,佛教向南方渐次传入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属于小乘派,对东南亚各国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思想体系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公元前后(约西汉末),佛教向北方经西域传入中国,再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属于大乘派,成为这些国家封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辅助工具。公元九世纪,印度各地区出现封建割据局面,佛教便逐渐衰落而为印度教所代替。



但在印度本土以外，佛教仍很流行，直到今天东南亚有些国家还把它当作国教。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后来吸取庸俗化的希腊哲学以及其他流行的东方神学思想，逐渐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宗教。基督教以《旧约全书》（继承自犹太教经典）、《新约全书》为圣经，宣扬上帝（或称天主）创造和管理世界，耶稣基督（所谓“上帝之子”）降临人世，救赎人类。早期基督教原是奴隶、平民和被罗马征服的各族的宗教，后被罗马帝国统治者所利用，于公元四世纪定为国教。随着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帝国，基督教也形成以罗马教皇和以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为中心的两个宗教集团，经过长期对峙，于公元1054年最后分裂为罗马公教（即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即东正教）两大教派。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在十六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天主教内发生了反对罗马教皇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宗教外衣进行反封建统治的斗争，并陆续产生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各种新教派别，如路德派、加尔文派等。到资本主义时代，基督教被资本主义各国利用作为统治人民和对外侵略的工具。现在基督教共有三大教派：天主教、新教（在中国称为耶稣教或基督教）和东正教。天主教流行于意、法、西、葡、比、波、匈、奥地利和拉丁美洲各国。新教流行于德、英、美、芬、瑞士、挪威、瑞典等国。东正教流行于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黎巴嫩等国。

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初，为麦加（沙特阿拉伯境内）古莱西部落的商人贵族穆罕默德（约570—632）所创。他把古莱西部落的主神安拉奉为真主，唯一的宇宙之神，自称是安拉的使者和教徒的先知，《古兰经》是安拉通过他降谕世人的“启

示”。教徒称为“穆斯林”，意即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伊斯兰教教义宣称，凡信仰安拉的“善人”来世入天堂，不信仰安拉的“恶人”来世下火狱。伊斯兰教首先在阿拉伯的商人、手工业者和沙漠地区游牧民族中间广泛流传，对阿拉伯形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该教的《古兰经》内宣扬对异族进行“圣战”，这完全适合阿拉伯商人贵族开辟商路、夺取土地的要求。在中世纪，信奉伊斯兰教各国的人民起义常常带有伊斯兰教的宗教色彩。例如从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初，在北非爆发的两次摩尔人反对封建统治者的运动，都是在恢复“伊斯兰教信条”的名义下，前后建立了阿尔摩拉维王朝和阿尔摩哈王朝。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伊朗人民的多次起义，也都是在伊斯兰教的宗教外衣下进行的。伊斯兰教后来分成很多派别，主要有逊尼、十叶、哈瓦利吉、瓦哈比、阿哈默地亚等派。流传于亚、非两洲，阿拉伯各国、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尼等国绝大多数人信奉该教。

**63. 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第26页）**

公元四世纪初，罗马帝国末期，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为了挽救帝国的垂死命运，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除了在经济上加强压迫和控制外，还企图借助宗教这个精神支柱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统治。君士坦丁一世（约公元274—337）执政时，对当时社会有很大影响的基督教，就由抵制、镇压的政策改为利用、保护的政策。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召开了第一次罗马帝国基督教世界主教会

议——尼西亚宗教会议，通过了一切基督教徒必须遵守的正统教会的信条。从此，基督教就成了罗马的国教。

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日耳曼人大举入侵，并逐步征服了罗马帝国。在入侵罗马以前，日耳曼人正处在原始公社制解体阶段，宗教信仰属于原始的多神教性质。这些勇敢善战的日耳曼部落，以战神（提尔）作为他们的主神，保持着祭祀、魔术和占卜等古老宗教习惯。自从同罗马帝国接触并征服罗马以后，随着罗马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日耳曼部落的首领也逐渐成为新的大地主贵族，并与残余的罗马贵族融合一起，改信正统教会的基督教了。他们原来所信奉的宗教，就被适应于当时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和精神状态的基督教所代替；而基督教的僧侣们也抓紧向日耳曼人展开宣传布道，设置教堂，开办学校，更加促进了这一代替过程。

**64. 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来说，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止（第26页）**

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末，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的。因为当时基督教仍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着统治地位，科学和哲学被贬为神学中的科目，而新兴的资产阶级还不可能提出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因此，资产阶级就借助宗教的形式，来推动深受宗教影响的群众起来革命。例如十三世纪，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发生的阿尔比派新教异端运动，就是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利用宗教形式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十六世纪，在德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首先起

来反对罗马教皇的特权和烦琐豪华的礼拜仪式，主张建立没有教阶制的节俭教会。这种改革教会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并且唤起了 1523 年的下层贵族起义和 1525 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当时，资产阶级为了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加尔文派的清教徒首先起来反对国王领导的英国国教会。清教徒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领导和组织革命军队，推翻斯图亚特王朝，成立共和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了政权。

从十八世纪起，基督教就再也不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外衣了。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完全抛弃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反杜林论》，第 338 页）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完全不带有宗教色彩，是因为在革命前夕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经过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准备，资产阶级建立了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政治思想体系，并用以组织和领导革命。

#### 65. 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第 26 页）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著名的革命家。在 1793—1794 年雅各宾专政时期，担任革命政府的首脑。他领导革命政府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叛乱，击退外国的武装干涉，把革命推向了高潮。但由于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害怕人民群众，镇压了代表城市贫民利益的“疯人派”和“阿贝尔派”，因而削弱了革命政府的群众基础。1794 年 7 月 27 日，大资产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罗伯斯比尔被杀害。

在法国大革命中，阿贝尔派展开了反基督教的运动。罗

伯斯比尔反对这一运动，并企图建立一种“最高存在物”（实际上就是上帝）的新宗教，以代替旧的宗教。1794年5月8日，他在国民公会上做了关于崇拜“最高存在物”的报告。国民公会根据他的报告通过的法令规定：“崇拜最高存在物就是人履行其公民义务”。同年6月8日，他又以总祭司的身分，主持了巴黎举行的崇拜“最高存在物”的盛大祭典。他指望这种新宗教能安定秩序，使群众服从，以巩固雅各宾专政。但是，人民对这种新宗教并不感兴趣，因而他在政治上失败的同时，他建立新宗教的企图也失败了。

**66. 对历史上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也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第26页）**

历史编纂学是研究关于编写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学问。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从唯心史观出发，否认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抹煞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不是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而是从社会意识来说明社会存在，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他们抱的**目的是为了**使某个非历史性人物及其幻想流芳百世而编写过去的历史，根据这一目的他们根本不提真正历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的干预，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为根据，而是以任意的虚构和文学胡诌为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页）如黑格尔把人类历史说成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历史；鲍威尔把“自我意识”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施蒂纳甚至把历史说成是骑士、盗贼和怪影的历史。他们认为，社会历史是“英雄”活动的产物，是观

念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人们“对历史上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就被当时流行的这种历史编纂学弄模糊了。

**67.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第 28 页)**

黑格尔在《法哲学》等著作中曾深刻地分析过善与恶的关系,并突出地强调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善与恶是道德意志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可分的。善是指意志的肯定方面,而恶是意志的否定方面。在他看来,如果人们“仅仅停留在肯定的东西上”,也即“死死抱住纯善”,那就是“理智的空虚”,是无生命的、僵死的;在肯定的或善的东西中存在着否定的或恶的东西,而否定或恶则是一切运动的内在源泉。因此,黑格尔认为,违背法律和道德约束的所谓“恶”的行为,“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乃是“绝对精神”实现其历史原则的手段或表现形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黑格尔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离开阶级斗争来谈论善恶问题的。但是,他对善恶的见解同费尔巴哈关于“爱”的抽象说教相比,还是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恩格斯对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作了分析。指出,这一思想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恶是一种否定力量。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新事物对旧事物、旧秩序的否定、批判和革命;另一方面,人的贪欲和权势欲这些争权夺利的恶劣愿望,如果体现了“绝对观念”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就能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尔这一思

想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是有其合理因素的。例如封建社会末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出于发财致富的恶劣欲望,曾同封建势力进行过争夺权势的斗争,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对历史的进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68. 拉达曼 (第 30 页)

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是诸神之首宙斯的儿子,生前为人贤明正直,死后被封为地狱的法官。传说鬼神必须到他那里陈述生前所做的事情,经他判决,行善的就送往乐园平安居住,作恶的则按照他们的行为予以惩罚。

### 四

#### 69. 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以后,就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 (第 32 页)

勒南(1823—1892)是法国的基督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写有《基督教的起源》、《圣保罗》等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勒南在他的著作里,以伪科学的主观主义论断,企图保存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故事。他还想把许多关于殉道者的传说,当作可靠的历史资料硬塞给读者。因此,恩格斯曾讽刺勒南“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出先例来的任意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27 页)

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特劳斯(1808—1874),在他的《耶稣传》和《教义学》中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此后,他便无所作为,“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了。他同勒南一样,力图保存那些荒诞无稽的

新约故事和传说。

#### 70. 蒲鲁东 (第 32 页)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认为通过和平改良办法，就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而保留它的“好的”方面。他主张开办所谓“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发放无息贷款，来帮助工人筹集生产资料，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保证小生产者之间实行公平的无货币的交换。他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法律、政府和国家，反对组织工会和政党，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无政府”的社会。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蒲鲁东的反动观点后来成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对蒲鲁东的反动观点给予了彻底的批判。

#### 71. 约瑟夫·狄慈根 (第 34 页)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制革工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通过自学，独立地得出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相近的结论。列宁称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 247 页)

约·狄慈根在 1869 年发表的《人脑活动的实质》中，阐述了他的唯物辩证法观点。他唯物地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是起点，而精神是第二性的，是物质的产物，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是



通过感性的和抽象的两种方法实现的，是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他认为，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一切事物都生活在矛盾中；每一事物，只有同其对立物相互作用时，才能显露其本性；现象和本质，善和恶，原因和结果等等，都是辩证地互相渗透着，它们的对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他还批判了唯心论，指出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痛斥了所谓超党派的哲学。但是，约·狄慈根的辩证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在捍卫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斗争中也有某些错误和混乱，如夸大了人类知识的相对性，向唯心论和不可知论作了让步。

**72. 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第39页）**

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不是以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实用主义，而是指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中的一种唯心主义观点。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把历史过程看作各个事件的外部因果联系的链条，往往从人们行动的动机去解释历史的原因，而不能通过这些动机进一步追究社会发展的经济根源和内在规律。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1—约公元前120），注重历史的因果关系，认为人们行动的动机是历史事件的原因，并指明历史的价值在于取得实际教训。他把自己的这种观点称之为“实用的”，后来人们便把他看成是实用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鼻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1469—1527）、圭查迪尼（1483—1540）等人推崇波里比阿的观点，力图从历史人物的动机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原

因，认为这些动机主要是利害、贪财和贪权等，而作恶比行善更为有利。他们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反对“历史决定于天意”的神学史观，但极端仇视人民群众。到十八世纪，启蒙学者伏尔泰、孔多塞(1743—1794)、孟德斯鸠(1689—1755)等人在批判神学史观时，把因果性的观点引进历史哲学，提出不以神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走向进步的思想。但是，他们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仍然是唯心的，只是用思想的变化来解释历史过程。因此，他们的观点并没有超出实用主义历史观的范围，对历史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

旧唯物主义者谈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时，同上述启蒙学者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把精神动力当作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认为“意见支配着世界”。他们按照行动动机的善与恶、理性与荒谬，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认为小人总是欺骗君子而得胜。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应该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因此，恩格斯指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它的历史观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这就是说，它在自然观方面坚持唯物主义，而在历史领域内却背叛了唯物主义，成为历史唯心主义。

**73. 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第39页）**

这是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观点。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把世界历史说成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历史。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向“西方”有规律地发展的

统一过程。在古代的东方，世界历史处于“幼年时代”，除君主以外，其他人没有个性和自由。到了古希腊，世界历史进入“青年时代”，才逐渐有更多的人形成了个性，出现了“道德的东西”和主观的意志的结合，而且那种理想和“现实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如象一种“美丽的艺术作品”。黑格尔认为，“美好的个性”构成了古希腊“精神”的中心；各种美好的个性形式又从艺术作品上表现出来。他把这些艺术作品分为三类：“一，主观的艺术作品，就是人类自己的文化；二，客观的艺术作品，就是神祇世界的结构；最后是政治的艺术作品，就是‘宪法’和宪法中的个人的方式。”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经过古希腊再往前发展，到了日耳曼世界，历史就进入“老年时代”。这时，“绝对精神”便自己和自己统一，达到完满和成熟的境界。

由此可见，黑格尔不是在历史本身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第39页）即把“绝对精神”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对历史发展作了客观唯心主义的解释。

**74. 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第40页）**

十八世纪末英国采用大工业以来，欧洲各国资本主义有了显著发展。1815年拿破仑彻底失败后，第七次反法联盟（俄、英、普、奥）同法国签订了第二次巴黎和约即欧洲和约。在此之后，虽然欧洲各国的封建贵族都乘机复辟，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得到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们同封建贵族直接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斗争。

英国自从采用大工业以后，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日益壮大，但政治上没有地位。当时的议会选举制度对土地贵族有利，对工业资产阶级不利。土地贵族控制的一些荒无人烟的村落仍旧保留选派议员的权利，而一些资产阶级集中的新兴工业城市选举议员的名额却受到了很大限制。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力量，发动了议会改革运动。到1832年6月，选举改革法案被批准，重新分配了代表名额，打破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使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取得了强大地位。因此，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成了当时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

**75. 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第40页）**

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前法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温伯爵（路易十八），在欧洲第六次反法联军的扶植下，返回法国，登上王位。被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宣告复辟。复辟后的波旁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竭力恢复封建贵族的特权统治，这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的矛盾，激起人民的反抗。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再度推翻波旁王朝，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被资产阶级捧上王座，建立了金融资产阶级统治。1814年4月波旁王朝复辟到1830年7月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这段时期史称“复辟时期”。

当时法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梯叶里（1795—1856）、基佐（1787—1874）、米涅（1796—1884）和梯也尔

(1797—1877)等人，由于身临其境，对复辟时期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这个法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感受很深，所以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例如基佐曾经把法国的社会阶级划分为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认为法国的历史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另外两个特权等级的斗争史，而十八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梯叶里曾看出十七世纪英国长老会派和天主教派之间的宗教斗争，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他们和其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样，都不承认第三等级内部存在着矛盾，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基佐曾任外交部长、总理。梯也尔曾任首相、总理、总统，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76. 从 1830 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第 40—41 页)**

从 1830 年起，法英两国的阶级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法国，1830 年七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建立了君主制的统治，政权从土地贵族手里转移到金融资产阶级手里。在英国，1830 年冬，经过资产阶级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代表土地贵族的威灵顿公爵的反动政府被迫辞职，组成了以葛雷为首的资产阶级的新内阁。从此，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过去在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面前留在幕后，现在则公开爆发了。

在法国，1831 年 11 月 21 日到 12 月 3 日，里昂丝织工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的起义，吹响了无产阶级战斗的号角。他们

起义的口号是：“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1834年4月9日至13日，里昂工人再度起义。这次起义带有鲜明的政治性，是在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

在英国，1830年先进工人首先组织“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这个统一的工会。从此，英国工人的斗争开始具备了有组织的性质。经过准备力量，英国工人于1835年开始了争取选举改革的群众运动。1836年6月，伦敦的工人组织了“伦敦工人协会”，这个协会制定了工人运动的政治纲领——《人民宪章》，提出使英国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的要求，号召工人为争取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而斗争。1837年2月，在这个协会召集的工人大会上，通过了向议会要求实行宪章的请愿书。从1838年起，英国宪章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从伦敦遍及全国。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第811页）

由此可见，英法两国在1830年以前，主要是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的斗争；从1830年起，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

**77. 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第41页）**

恩格斯这句话批判了阶级起源和发展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暴力论观点。公元四至五世纪，正是罗马奴隶制崩溃和西欧封建制产生的时期。当时日耳曼人南渡多瑙河，向罗马帝国

入侵。日耳曼人通过暴力征服了西罗马帝国以后，消灭了大部分奴隶主贵族，没收其全部田庄，摧毁了奴隶制度。征服者的军事贵族和亲兵分得连同奴隶和隶农在内的整个田庄，成为大地主阶级。先前的奴隶、隶农以及无地的自由民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新的农奴阶级。这样，初看起来，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产生是由于日耳曼人对罗马进行暴力征服的结果。但是，暴力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由于当时罗马奴隶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封建主义的因素，即土地贵族逐步封建化，奴隶和自由农民逐步变成隶农。当时日耳曼人的氏族社会末期，出现了某些家长奴隶制的状况，在较高发展阶段上的罗马经济关系的影响而逐步解体，并产生了封建的经济关系。因此，归根结底，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产生是由于奴隶制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这种情况表现得十分明显，同封建占有制起源的复杂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在封建社会末期，城市市民的小手工业生产通过自发的竞争而逐渐分化，少数人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而变为资本家，多数人破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变为雇佣工人，这就产生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增长，并依靠这种经济上的强大手段，终于改变了它的地位。与此同时，近代无产阶级队伍也就不断地壮大和发展起来了。

**78. 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第42页）**

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所谓生产过剩,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供给超过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现象。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一方面盲目扩大生产,另一方面拚命剥削工人,这就造成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出现了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不是广大劳动人民不需要,而是因为他们日益贫困,购买力不断下降。大众的贫困,是指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日益恶化的趋势。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农民、手工业者日益破产而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使相对的过剩人口即失业队伍不断扩大,这就把劳动人民的收入及其消费降低到最低水平。

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同时并存、互为因果地发展着,导致大工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由于生产过剩,引起工人失业队伍的扩大和资本家对在业工人剥削的加强,从而加深了大众的贫困;反过来说,由于大众的贫困,引起购买力的降低和消费市场的紧缩,从而加剧了生产过剩。这就使资本主义大工业陷入一种荒谬的矛盾:千百万劳动人民所以缺乏生活资料,正是由于他们生产了过多的生活资料。因此,这种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社会化的大工业摆脱资本主义桎梏。

**79. 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第43页)**



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法律的总称。公元前五世纪颁布的《十二表法》，是罗马早期的成文法。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483—565）设立专门机构，整理罗马历代法规和法学，编成了《法学阶梯》、《学说汇纂》、《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死后又增编《新律》。至十二世纪合称《国法大全》。

罗马法是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强大的世界帝国，商品生产比较发达。马克思说：“**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2页）罗马法使奴隶主对土地和奴隶具有极为广泛的权利，对于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买卖、借贷、债权、债务、租赁、契约等等，都有非常明确和详尽的规定。恩格斯称罗马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表现了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反杜林论》，第101、338页）所以罗马法对于后来的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社会也是适用的。从十二世纪起，罗马法为西欧大陆一些国家所采用，在另一些国家中也有重大影响。

#### 80. 普通法（第43页）

这是指十九世纪初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以后又在德意志联邦内通行的“普通法”。当时“普通法”是在全德意志领土范围内生效的唯一法律。这一法律主要包括被采用的罗马私法和帝国的法令。“普通法”并不是简单地搬用罗马法，它是通过判例（所谓判例，即法院判决的先例。当判决新案件时可援用此先例，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对罗马法进行新的解释，

赋予新的含义来贬低罗马法，以求适合于德意志社会状况。当时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软弱，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因此，在“普通法”中主要是反映了土地贵族的利益，只是在“商法”方面对大工商业者作了某些让步，还不能充分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 81. 普鲁士国家法（第 43 页）

这里说的不是所谓公法中的“国家法”，而是普鲁士国家的法，是指 1794 年公布的《普鲁士民法典》，亦称《普鲁士地方法》。它主要是依据罗马法编制的。这个法典明显地具有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一方面反映着资产阶级的要求，如将私有财产权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并作为整个法典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体现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如巩固封建土地占有制度、贵族特权和农奴从属地位等。

这个法典的条文，充满了法学家虚伪的虔诚道德的注释，用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语言破坏了法律应有的简明陈述。这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表现很坏的。恩格斯称这种法典是“启蒙的、宗法制的专制主义的法典”，是“带有道德方面注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固性、以鞭撻作为刑讯和处罚手段的法典”。（《反杜林论》，第 110 页）

### 82. 法兰西民法典（第 43 页）

于 1804 年公布。1807 年改称《拿破仑法典》。拿破仑第一帝国覆灭后，1816 年又恢复原名。《法兰西民法典》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创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典型法典。正如恩格斯所说，法国大革命“把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

的经济生活条件，在拿破仑颁布的它的经典法典中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23页）《法兰西民法典》使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包括极为广泛的内容。这个法典规定，除法律所禁止者外，所有权是对物品的绝对无限制的占有和处置的权利；除为公共利益给以报酬外，不能强迫任何人出让其所有权；要求工人遵从雇主关于工资额的规定，等等。这个法典运用形式上规定的所谓公民“平等权利”、“契约自由”等原则，巧妙而不容置疑地把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无产阶级的被统治地位巩固起来。因此，《法兰西民法典》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很大影响，成为各国资产阶级立法所依据的范本。

### 83. 阿庇安（第44页）

阿庇安（约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七十年代），古罗马的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共分24卷，其中第13—17卷论述国内战争的部分，标题为《内战》。

罗马内战时期（公元前二世纪三十年代至公元前一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奴隶制的迅速发展和土地的高度集中，自由生产者被排挤出去。阿庇安在《内战》中曾经这样描述：“富人占有了未分土地的最大部分”，“这时他们使用奴隶来从事耕作和畜牧，因为自由民要服兵役，因而不能替他们劳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95页）兵役和贡赋使罗马自由民失去土地，加速了自由民的没落。公元前一世纪末叶，在格拉古兄弟领导下爆发了自由民争取土地的运动。贫苦自由民的斗争日益同奴隶的起义汇合起来，终于使罗马共和国倾覆。阿庇安的《内战》力图揭示出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经济

根源。马克思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穷根究底地探索了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7页）

#### 84. 公法和私法（第44页）

剥削阶级法学家为了掩盖法律的阶级本质，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两类。这种划分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提出的。公法指有关国家地位和利益的法律。私法指涉及个人利益的法律。资本主义国家法学家把国家法（一般指宪法，有时也包括行政法等，主要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有关法规）和刑法等称为公法。把民法（主要是规定关于财产关系的法律，如财产法、义务法、家庭法、继承法等）和商法等称为私法。

这种所谓“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反科学的，荒谬的。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保护“全民利益”的公法，也不可能有什么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同样加以保护的私法。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85. 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第44页）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于十四世纪末从意大利开始，到十五世纪中叶便扩大到德、法、英、荷等欧洲其他国家。当时欧洲有许多工业商业城市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形成。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为了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便打起“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从古代希腊

罗马文化中寻找反对封建文化的武器。因此，十六世纪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就把这个运动称作“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对古代奴隶社会文化的简单恢复，而是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新文化。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同样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是同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相适应的。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哲学家开展了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斗争。其中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公开否认宗教所谓的“真理”，只承认科学是真理，对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作出了唯物主义的哲学结论。尽管教会残酷迫害哥白尼等科学家，甚至烧死布鲁诺，但也不能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资本主义终于代替了封建主义，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也冲破了宗教的束缚，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B6. 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第46页）**

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指的是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东方国家一些宗教如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中的神话传说。古代波斯国家的琐罗亚斯德教（即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拜火教）传说，波斯太阳神为了拯救众生脱离恶神而超度他们到永生世界，曾经流出自己的鲜血。早期基督教也传说耶稣因拯救世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在不少地方吸收了有关太阳神崇拜的教义和仪式。犹太神学在早期基督教的产生上起了更大的作用。犹太教第一次打破了民族神的界限，宣布犹太民族神耶和华是宇宙唯一的主宰、最强大的“救世主”，而埃及、腓尼

基等其他的民族神都没有供奉的必要。这就使犹太的民族神成为以后早期基督教的世界神的前身，耶和华教义的圣经也就作为《旧约全书》而列入基督教的圣经里了。

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指的是古罗马的新柏拉图主义、新斯多葛派哲学等。早期基督教曾经从新柏拉图主义那里接受了神秘主义的灵魂不死说。新斯多葛派对于早期基督教的影响特别大。这个学派所宣传的禁欲主义、精神忏悔、顺从命运等等宿命论和唯心论观点，被早期基督教充分应用到它的训诫方面的教义里去。新斯多葛派还提倡打破种族和城市界限的世界主义，这也给基督教形成为世界宗教作了思想准备。

在罗马帝国初期，有一个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约公元前 20—公元 54），是当时犹太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在研究基督教起源的史学上，曾经称他是基督教的真正的父亲。斐洛所流传下来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犹太神学和新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东方观点和西方观点的混合，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基本观念。早期基督教就在这种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 **87. 封建教阶制（第 46 页）**

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同封建等级制相适应，基督教也形成为封建教阶制的教会组织。罗马教皇是基督教会的最高统治者，由教皇直接任命数十个红衣主教，组成红衣主教团，分掌教廷各部和各国重要教区的领导权。在信奉基督教的各国内，教会组织划分为若干大主教区、主教区和教区，分别由大主教、主教和神父管辖。此外，各地还有由修道院长主持的修道院等类组织，也设有教堂，形成

该地的一个宗教中心。这一整套从上到下层层统治的体制，就是基督教会内部的封建教阶制。

教会内的封建教阶制同社会上的封建等级制是互相联系着的。教会的高级僧侣（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等）本身就是大地主，选自封建贵族等级，而下层的普通教士则一般来自第三等级。罗马教皇也同封建王朝一样，拥有皇宫和大量领地，各地教会的税收也必须献给教皇。恩格斯指出，中世纪的罗马教会“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反杜林论》，第333页）

#### **88. 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第46页）**

十六世纪初，德国新兴的市民阶级展开了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斗争锋芒首先指向罗马天主教会，而路德的宗教改革便成为这个运动的开端。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德国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他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教士不应该干预；人们的得救只能依靠自己的信仰，“圣礼”根本没有必要。他主张建立没有教阶制、没有繁琐礼拜仪式的廉俭教会。路德的宗教观点反映了市民阶级建立新教会的要求。1517年，罗马教皇的特使到德国拍卖赎罪券剥削人民，路德就起来宣布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拍卖赎罪券，斥责教皇的无耻行径。于是，在路德的号召下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

随着人民革命情绪的高涨和封建统治压力的加强，参加宗教改革的新教也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路德为代表的中

产阶级、下层贵族的“市民温和派”，一派是以托马斯·闵采尔（约 1490—1525）为代表的城市平民、农民的“平民革命派”。闵采尔领导了 1524—1525 年轰轰烈烈的德国农民战争。在农民战争达到高潮时，路德就出卖了革命，并帮助封建贵族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路德派随着也恢复了基督教的旧仪式，成为专制帝国的反动工具。

**89. 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第 47 页）**

法国人加尔文（1509—1564），因宣传新教受迫害，于 1536 年逃亡到日内瓦。他在日内瓦创立的加尔文派宗教公会，实际上控制了全市的世俗政权，并企图建成一个由宗教支配的共和国。

加尔文创制所谓先定学说，宣扬一个人的得救或受惩罚都是由上帝预先决定的。某些人发财致富，是由于上帝早已决定他们是“选民”；大多数穷人受苦，则是由上帝决定的“弃民”。这显然是一种为资产阶级牟取暴利进行辩护的宗教思想。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学说动摇了中世纪以来罗马教会的宗教信条和习惯。他反对一切传统的赎罪、涤罪学说，主张抛弃教会的忏悔、斋戒、圣礼，取消朝拜圣地、圣迹和几乎所有的宗教节日活动。他反对主教、修道士等类的封建教阶制，主张教会应是“选民”的集团，由教徒推选“长老”治理教会，各地的教会通过地方、行省和全国的教士代表大会制度相联系。这样，加尔文便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了，他的主张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成了当时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



党人的旗帜，使荷兰从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1640年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在加尔文派的宗教外衣下进行的。

**90. 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第47页）**

英国国教会（亦称英吉利教会）最初是一种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会形式。英国都铎王朝亨利第八为了巩固君主专制的统治，于1534年促使议会通过《至高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同时声明保持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仪式。英国国教会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并没收原罗马天主教会的土地财产，分赏给英国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十七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为了加强英国国教会的统治地位，便加紧迫害加尔文派的清教徒。于是，1640年在加尔文教义的旗帜下爆发了革命，清教徒获得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国教会失去了统治地位。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又力图恢复英国国教会，对清教徒实行屠杀和迫害。到国王詹姆士二世，他本人是罗马天主教徒，不信任国教会，进一步推行恢复罗马天主教的反动计划。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害怕罗马天主教一旦恢复，失去他们过去获得的教会土地，便联合起来反抗国王。1689年，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在双方妥协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制。此后，英国国教会虽然恢复了，但没有恢复到它以前的状况。当时议会通过了允许除罗马天主教以外的各教派合法存在的《容忍法》，又通过了排斥信奉罗马天主教

的人当国王的《王位继承法》，从而使英国国教会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例如，过去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提倡奢侈豪华的礼拜；而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提倡节俭、禁欲，严禁一切享乐性的跳舞、娱乐等。

上述英国的历史事实说明，宗教改革运动也是被社会的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情况所决定的。

### 91. 比埃尔·培尔（第47页）

比埃尔·培尔(1647—1706)，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曾任色当新教学院哲学教授。新教学院被路易十四封闭后，逃往荷兰，任鹿特丹大学教授。后因批判经院哲学而被免职。

培尔最初站在新教方面与天主教进行斗争，后来他由抨击天主教进而对宗教产生怀疑。他在其主要著作《历史批判辞典》中，用“自然的理性世界”与宗教相对抗，向封建的世界观挑战。他认为，信仰与理性是不相容的，玷辱人类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并宣称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

培尔起初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后来他由对宗教怀疑进而对支持宗教信仰的唯心主义产生怀疑。他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作了批判，并驳斥了当时莱布尼茨等人的唯心主义观点，“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

### 92. 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第47页）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于1661年亲政后，国内

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他为了加强封建贵族专制的统治，竭力扩张王权。他宣称“朕即国家”，并且自任首相，撤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占有的国家官职，废除平民升为贵族的制度，并严禁出版自由，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进行残酷迫害。

路易十四疯狂镇压宗教改革运动，对新教（加尔文派的胡格诺教）先后采取了种种暴力措施。他剥夺新教徒的一切就业机会，禁止他们进学校、当律师和加入行会，派兵驻到不愿改信天主教的人们家里进行骚扰迫害。1685年，路易十四正式宣布废止允许新教徒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公开禁止新教教徒举行一切礼拜仪式，拆毁新教教堂，把新教的教士驱逐出境，留在国内的教士被处死刑。对于新教教徒则使用各种刑法禁止他们移居国外，强迫改信天主教。但这时逃出法国的新教徒仍有数十万人。

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促使新兴资产阶级进一步觉醒起来。逃亡荷兰等国的先进思想家比埃尔·培尔等人开始丢开宗教改革事业，进而从事反封建、反宗教的宣传活动。从此以后，资产阶级便公开打起人类理性的旗帜，采取纯粹的政治形式进行反封建、反基督教的斗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是在没有宗教外衣掩盖的条件下，取得彻底胜利的。

**83. 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第47—48页）**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基督教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意识形态的外衣，而变成了剥削阶级所专有的统治人民的工具。不同的剥削阶级根据本阶级利益，来选择适合其需要的宗教派别。例如，当时德国的容克（贵族地主），利用耶稣会派

或新教的正统派（路德派）；法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则利用唯理派宗教。

耶稣会派是天主教为反对宗教改革而建立的反动宗教组织，它的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罗耀拉（1491—1556）。耶稣会的宗旨是维护教皇权威，扩张和巩固天主教会的统治。它的口号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使用阴谋暗杀等方法帮助封建统治者镇压新教。在路德宗教改革结束以后，路德派由保守的温和派蜕化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宗教。耶稣会派和路德派都是为德国反动的容克服务的。

唯理派起源于十七世纪末英国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自然神论”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上帝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它赋予人类以理性来指导自己；因此，一切和理性冲突的东西如奇迹、圣餐礼和圣经的启示等等，都应排斥于宗教之外。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接受了“自然神论”观点，主张以理性为基础，有批判地对待宗教信仰。孟德斯鸠、伏尔泰还加入了崇拜理性的“互济会”和巴黎“九姊妹”分会。这种宗教伦理组织号召人人“友爱互助”、“互相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以人类的“慈善”事业来代替基督教的施舍。唯理派的宗教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服务的。

94. 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第48页）

在十九世纪以前，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水平较低，还不能

揭示自然和社会的各种过程的内在联系。所以那时的哲学就作为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用想象和虚构的形式来描绘世界的全貌和整体的联系。尽管它也能说出一些正确的思想，但总的来说是非科学的。

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关于细胞、能量转化和达尔文进化论等三大发现之后，不仅能够发现自然界个别领域内的各种过程的联系，而且也能够把这些个别领域综合在一个总的联系之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原来意义的哲学，即关于“科学的科学”，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内就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了进行理论研究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不需要某种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哲学；而关于事物的具体联系的研究，则是属于各门具体科学的任务。这样，旧哲学就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最终被驱逐出去了。

但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指辩证逻辑），即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其他具体科学所不能代替的，在思维领域中还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部门从旧哲学保留下来。同时，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近代黑格尔，许多哲学家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旧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经过改造仍然可以利用。所以恩格斯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反杜林论》，第23页）